

昭和拾五年四月拾日

新世紀



半月刊

第二卷 第六期

論壇

中日的新局勢
美國對重慶的貸款
蘇芬戰事結束
中國書籍流美

專載

戰時的國民心理……………力 菴
和平建國運動之理論體系……………左 希
中國農村經濟問題……………張祖望

譯著

日本政治之再建……………馬場恆吾
美國意欲組織反共陣線……密勒氏評論報
永久和平的基礎……………Frederick v Field
共產黨徒上了救生艇……………John Herjing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續)……………J. W. Wheeler-Bennet
第六章 「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

中日的新局勢

本年三月十三日汪先生發表宣言，次日日首相米內發表聲明以爲響應，這是中日局勢的一個新轉機。汪先生在這次和平宣言中，把和平運動的真意及和平方案的要旨，詳盡的向國人申述，至於米內聲明中，確定東亞新秩序的意義，即兩國互相尊重各自本然之特質，又申述東亞新秩序的設，其具體方案，一本於近衛聲明。這一個宣言，一聲明，把中日兩國間的新關係重新確定，奠定了兩國人民努力的方向。

就我們民衆立場看起來，我們豈不希望「最後勝利」？我們又有什麼一定要歡迎和平運動？不過重慶方面宣傳太過分了，至於在實際觀察，所謂「最後勝利」，完全是二派胡說。重慶方面對於和平運動，攻擊得非常厲害，但是就我們民衆看起來，只要重慶能把已淪陷的新都、舊都、三個特別市，十三個省會中，隨便克復一個，那和平運動自然會消滅的，但是自從和平運動發軔以後，重慶方面雖天天在宣傳勝利，然而事實上卻是失地愈廣，然則儘管攻擊和平運動又有什麼用呢？

固然我們民衆對於和平運動，也不敢存什麼奢望，但是我們確認這是唯一的出路，至少比專門說大話，適得其反。如果和平運動失敗了，不過是汪先生及其同志受累，至於我們民衆是絕無害處，對於國家也是絕無害處的，因爲汪先生只不過是從日本所已取去的取回來，日本所未會取去的，汪先生根本無從奉送，所以目前問題，不過是汪先生能不能取回來，或是取回來的能有多少罷了。所以就我們民衆立場看來，我們爲什麼不歡迎和平運動呢！

至於重慶所說的大話，我們聽起來實在也頗爲悅耳，但是這種悅耳的話代價太大了，一方面我們民衆忍受戰爭的痛苦，一方面國家又得繼續失地，所以詳細的考慮之後，我們民衆實在應該反對無底的抗戰。

現在中日局勢，已有了新轉機，但是沒有汪先生的不辭萬難和日本人的誠意，這是萬萬不會產生的。我們希望和平從此逐漸實現，以解除我們民衆不可忍受的痛苦，救國家瀕於滅亡的危機。

美國對重慶的貸款

據本月八日消息，美國建設銀行公司董事長宣佈稱，進出口銀行撥付美金二千萬元，以爲貸予中國新借之用。自中日戰爭爆發以來，美國共貸予中國借款計美金一千五百萬元，第一次二千五百萬元，此次二千萬元。又陳光甫稱，中國將將經環球貿易公司之手，以新用借款購買五金、汽油、汽車、機器等，中國將將經環球貿易公司之手，廣積中國之桐油、錫礦及其他原料輸往美國，以應美國實業之需。

有許多人聽見這個消息，認爲美國真的來援助我們，其實是完全錯了。我們應該注意下列各點：（一）美國在日美商約失效後，爲保護其在華權益起見，本可即對日施行經濟壓迫，但是美國表示一切照舊，卻用貸款方法，使中國加緊對日作戰，換言之，即利用中國人的血，來舒美國的氣。（二）美國貸款的數目，係二千萬元，照通常匯率計算，不過合法幣七千萬，這個數目也很小。（三）此項貸款，不能購買軍火，然而軍火却是最重要的。（四）該項貸款，並非全數立即交予中國，不過是分期墊款性質，而且需中國原料去償還，並不是借給中國等戰後再說。（五）美國貸款的數目，有自然的限制，即重慶方面能輸出桐油及礦產的數量，但是這個數量能有幾何，難道這一點貸款，就能使中國獲得最後勝利嗎？

又有些人，認爲美國貸款既成，法幣的價值就可增高了。這在事實上已證完全是無稽之談。物價是每天在上漲，至於外匯更縮了。我們民衆的立場，對於這種貸款表示反對。我們所需要的是趕快和

平，不是拖長戰爭。在大國方面，雖說這種貸款，並非政治貸款，但是足以拖長戰爭，是必然的。至於重慶方面，加以誇大的宣傳，這是我們民衆所更反對的。

蘇芬戰爭結束

據三月十三日消息，蘇芬已簽訂停戰協定，於是日中實行。該項協定的最要一點，就是 蘇 地了事。

在蘇俄發動戰爭之始，其本在整個併吞波蘭，但是波蘭全力抵抗，致蘇俄受挫，把宣傳最烈的紅軍力量元一拆穿，國內已發生了革命的險變，於是 林不 不留一個面子，趕快下台。

就芬蘭着想，俄本想整個併吞，自然不 成收，盡力抵抗，但是把兩國國力來比較， 蘇俄無以利的希望，現在 俄既知難而退，芬蘭雖然還得守護土地，但是爲保 國家生命計，只 忍痛把戰事結束。

從蘇芬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出國際間的援助，是如何口惠而實不至，所好芬蘭的當局還有見識，趁早了事，否則伸頸受戮，必蹈亡國之禍了。

原中國的抗戰 論來說，蘇芬戰爭是決無和之理。如果說史太林怕內部起革命，所以不 不，然則 蘇爲什麼要和呢？既然 萬難支持，願意 地求和。蘇俄爲什麼不再下去了，把 整個併吞呢？殊不知兩國都有所顧忌，於是兩國就在這顧忌之中，作成一個比較有利的辦法。然而中國的抗爭理論，只會高唱抗戰到底，也不知道底在那裏？是什麼底？

蘇芬結束戰事的消息一傳出，竟又有一種宣傳，說是蘇俄可以東向對日壓迫。這種宣傳，實 太荒誕了。蘇 是一個最陰險的侵略國家，對的 一辦法，就是口子上假裝幫助，實際上侵略西北而已。現在對付芬蘭，尙且弄得焦頭爛額，知難而退，豈有反而 向對日發難之理？

這種話還是用來 日本呢！還是用來騙自己的人民呢？還是自己在騙自己？

芬蘭所 的，是對土的和平，現在中國所可得的，是對等的和平。芬蘭處於不 已，忍痛接受；重慶是拒絕對等的和平，情願亡國了事。

中國書籍流美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 方組主任赫爾稱：極可珍貴之中國古書，從戰火中保全者，現紛紛運入美國，中國藏書家將其世藏珍本，以賤價售之，半爲避免被人取去，半爲維持其難民生活，國會圖書館本有中國書籍二十萬冊，今在 買書之代表，又購進數千冊，尙有許多將分置於全國各大學之圖書館中 無 中國如何，然寄託於文字中之中國靈魂，將然保全於美國，故中國局勢將 羅馬陷落，致歐洲發生四百年黑暗時代時之情形相似，預料將來研究中國史學與哲學者，將不往北平而至華盛頓，以求深造云云。

據我們所知，北平各圖書館所藏的書籍，一律完好，並未受戰事的影響。我們對於美國的收買，並無異議，只要該書非圖書館所有物，而係由原收藏者售出的，美國的圖書館，當然是可以收買的，但是我們聽見美國人說，將來治國學，要到華盛頓去，我們中國 作何感想呢！

中國的文化界，天天在提倡文化，然而所做的事，却完全在摧殘文化，在前些時出版的刊物中， 在 倡焦土政策，可是焦土政策一實行的文化，一概推翻，使中國人民只有似是而非的共產理論，所以他們對於摧殘文化的舉動，當然是十分起勁的，但是許多真正文化界的人，卻莫 其妙的跟着盲從，這是很可惋惜的。我們希望中國的文化界，必須從大局着眼，從事保存中國的文化。

專

載

戰時的國民心理

力菴

在戰爭時期中，國民的心理必然失去常態，而這種失去常態的心理，最易被人利用，經過利用後，事態就更惡化，於是兩國的戰事就更難結束。這次中日戰爭中，我國國民心理失去常態的情形是怎樣？被人利用的情形是怎樣？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中國有句俗語是：「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在戰時這一句話是更爲流行。有了這一句話橫在大家的心上，所有兩方真確的估計，就不容存在。在戰事初起的時候，大家對於中日海軍的比較，都認爲中劣日優，皆無異議，但是對於陸軍方面，都認爲頗有把握。有人指出日本陸軍組織如何堅強，給養如何充足，軍火如何銳利，大家都不相信，於是該人把數字來證明，大家雖然無法辯駁，但是一致的意見，認爲在戰爭時期中，「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所以對於實際情形，都想掩目不見，掩耳不聞。國民有了這種心理，一般的將吏就來充分利用。例如廣州失陷之前，粵省當局說是日軍軍力如何不够分配，又說本省防務如何鞏固，在這種宣傳下，人民絕不容懷疑，更不容監督，因爲國民如何可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又如南寧失守之前，桂省當局說：「只怕日本兵不來，來了還怕他不是片中不留戀。自己的威風，固然的十分風光，但是實際如何呢？廣州和南寧的失守，比湯玉麟失守熱河還來得快。失了之後，當局又說是日軍如何不濟，我軍士氣如何旺盛，人民也「有將信將疑。總而言之，還是在利用「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中國國民常有特賴的心理。在戰時對於國際上的特賴心理，尤爲顯著，於是共產黨人就宣傳蘇俄如何決心反侵略，如何會援華制日，而且

說六個月內蘇俄必定出兵，至於一般的宣傳，又是英美法蘇如何會連在一起，組織什麼和平陣線，把日德意的什麼侵略陣線打倒，於是中國就可靠國際來獲得勝利了。這種宣傳最合一般國民的心理，於是共產黨人就藉此對重慶要「來擴充他們的勢力範圍，也有一班政客，藉此來增高他們的地位。六個月的期跟轉瞬即過，所謂蘇俄出兵，實在無影無蹤，至於陣線的鬥爭，也是若隱若現，中國的當局，不但不肯把實際情勢告訴國民，反而每逢國際上有些風吹草動，就立刻推波助瀾，說是國際上情勢如何好轉，使人民處於幻想之中。其實兒子長大了，尙且不能靠老子，何況是國際。然而國民的特賴心理太深刻了，所以「國際情勢好轉」這六個字，確有無上的魔力。自從德蘇結合瓜分波蘭，蘇俄侵芬又遭失之後，中國對於國際上的期望，才淡薄下來。一般宣傳家，知道鼓吹英法蘇是沒有用了，現在改變方針，極力把美國渲染，其策略還是脫不了利用國民的特賴心理。

中國雖然是一個弱國，但是自大的心理是顯著的。我們在從前常常聽見自贊的話，例如中國係世界反侵略的前鋒之類。在實際上的情形，係中國的人民流血，替蘇俄滅了東顧之憂。中國可以說是世界被侵略之一，那裏談得到反侵略，然而這樣宣傳，一般的國民，就覺得很高興了。而共產黨人也高興地說，日本的軍火，本來是預備對付蘇俄的，現在消耗在中國，所以日本不敢開罪蘇俄了。照我們的看法，日本的炸彈是預備炸俄國人的，現在炸在我們頭上，這是再倒霉不過的事，然而中國共產黨人會鼓掌稱快，一般國民也糊裏糊塗，還認爲自己是一條不怕死專沖頭陣的好漢，其實是大上其當。這種反侵略前鋒之類的话，自從

陣線完全打破之後，已不再聽說，也而代之，是中國單獨負維護門戶開放政策責任一類的話，這比以前的宣傳是更荒唐了。「反侵略前鋒」這一句話，至少在字面上是對的，現在所說的，根本就大錯了。門戶開放是美國的政策，而施行於中國，所以有中國係一種義務，而且是片面的義務，因為美國對華人並不採取完全開戶開放的辦法，現在中國人竟以維護門戶開放政策自命，這實在是太荒唐了，這種話雖然十分荒唐，但是極合國民自大的心理，所以聽起來，十分悅耳，好像歐美各國在華的權益，和在東亞的屬地，都靠着中國在替他們維護。唉，中國的河山破碎到如此地步，還儘說這種自大的話，能不叫人痛心！

在戰爭中，大家都盼望捷音，這本是人情之常，中國國民懷有這種心理，我們決不能加以非議，但是，局利用這種心理，都太過分了。試打開這兩年多來的報紙一看，中國每天都在打仗，日本每天都在吃敗仗，而且中國從來未曾失守一個城池，最多不過是因為戰略關係，自動放棄，並且日軍已重重被圍，不日就可完全殲滅，一個大人把這種話來騙小孩子，尚且不可，如何堂堂一個政府，可以專把這種話來騙國民哩！前年廣州失守之後，忽然來了一個謠言，說是日軍已被白崇禧打退，於是白崇禧部下，喬裝日軍進橫江。這種離奇的謠言，居然一般國民深信不疑，於此可見重慶的宣傳，對於國民之容易見效了。後來香港某小報，忽然刊載一個克復廣江的消息，在街頭叫賣，大家都歡喜得不得了，爭着購閱，價值一仙的報紙賣到一毫。國民既有這種盼望捷音的心理，於是重慶就加以利用，無日不製造勝利的消息，以投國民所好。其中尤以「最後勝利終屬於我」這八個字，利用得最為充分。但是最後勝利實在什麼時候實現呢？國民都開始有這一個疑問了。據白崇禧某一次的談話，中國準備千年戰爭，這句話是太老實了一些，國民是決難滿

足的。至於陳誠歷次的表示，卻高明得多了，他幾年前說，中國就可得到最後勝利，但是說不定會稍為長一些。他兩年前這樣說，一年前還是這樣說，一般國民聽得即為中意，因為最後勝利究竟有指望，殊不知這兩年的期限是同橡皮帶一樣。

一般的國民是有迷信心理的，目前的宣傳中，總算未曾加以利用，這還算是差強人意。在拳匪造亂的時候，他們說是「扶清滅洋」，名義上原不能說是錯誤，但是說義和團能夠刀鎗不入及洋人跌倒就不能爬起一類的話，這就太荒唐了。共產黨人雖未曾說神怪的話，但是荒唐的宣傳，卻也不在少數。例如有人問及八路軍的槍械來，他們說可以從日本方面搶來，這就荒唐得厲害。又如重慶方面宜精神重於物質，甚至某軍事當局，說是不要注意雙方槍炮的數量和質量，卻要看那方精神好，這也荒唐得可以。

倖勝的心理，也是很顯著的，在從前有許多人主張向日開戰，因為開戰之後，說不定日本火山爆發，那麼中國就全勝了。在此次戰爭中，這倖勝的想頭，總算沒有十分表現，但是「起而代之」。的，卻有日本經濟崩潰，國內起革命等類的話。然而日本經濟的困難那如中國之甚，日本國內的秩序還是安定，然而中國已騷亂得很厲害了。至於有一部分智識份子，讀過英國歷史家，爾斯的「未來的世界」，一懸想日本政打武漢的時候，會員的瘟疫盛行，致日軍擊敗回國，殊不知現代戰爭中防疫的工作，是平等的，那會瘟疫一發不可收拾呢？

以上所說的種種心理，都是要不得的。我們必須認清當前的事實，去求解決的途徑，中日兩國的國力，相差懸殊，中國決無倖勝之理，實際上也決不會幫助我們的。我們這次發動抗戰，原是出於不得已，只要能夠獲得對等的和平，自然應該收場，以從事建國的工作。

和平建國運動之理論體系

左希

引言

「和平」、「奮鬥」、「救中國」！

使我們不能永遠忘記的，是總理在民國十四年春天病篤在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中最後告訴我們的話，是這樣鄭重而懇切。中國國民黨是總理在四十年栴風沐雨艱難中所交給下來的遺產。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爲尋求人類應享的幸福，開宗明義的，是要把總理的遺教，發揚而光大之。任何一種主義和一種制度，是要從政治設施與社會基礎的範圍中覓取出來；否則真理也等於玄虛。簡而言之，政治設施與社會基礎，如果不遵循人類心理爲建設之張本，它不僅不能穩固，定然必趨於滅亡。

一年多和平建國運動的呼聲，從一個角落裏而傳遍了東亞。世界上每一次戰爭的結果，人類的思想，必趨於非戰，和平的方向走。這是有歷史來證實。孔孟言政，以保全生民爲最終的目的。過去的且放開一邊。近代的，以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清廷，畢竟被革命黨人搖筆桿，寫文章來推翻了；中國國民黨過去的成功，得力於民心民意之所歸。我們爲獲得民心民意的力量，我們先要把當前政治設施與社會基礎的事實，公佈到民衆前面。和平建國運動的眞正力量，是不採取欺騙，麻醉，愚弄，壓迫的手段。我們是要獲得民心，尊重民意；從而運用民力以激發民氣。我們相信能站在中國國民黨利益的觀點上，來推測這次和平建國運動的過程中，難免不了有多少苦難與磨折；但未來的偉大的力量，必發自民衆而不爲任何壓迫威脅所能止得往，禁得了的。

「七七」事變之前，政府當局曾經說過：「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兩句話的本意，是說：「有一分和平希望，總是希望和平；能減少一分犧牲，總是避免

犧牲」。抗戰以還，對於希望和平減少犧牲的企念，雖然成爲每個人民內心所要求，但始終屈服於現實的野心家淫威之下，莫敢奈何。一般憤唱高調兒者，不但不能顧憐國家民族的命運，忍使孤注之一擲；而且對日本國內的實際情形，未加絲毫之考察。他們一面大事宣傳，指近衛所發表的調整中日兩國邦交的聲明爲虛妄；一面又高撐起「主和即漢奸」的紅帽子，汪精衛先生絕望的願望，一筆抹煞，以期一掌阻塞全國人民的和平呼籲。

我們看不過官目的戰爭，看不過無謂的犧牲，我們的前途，完全是拿民族國家的利害爲出發點。所以本文的據點：

一，從當前政治設施和社會基礎上，想怎樣恢復中國國民黨的本來面目，及自由平等之實現。

一，如何減去戰爭的苦痛，以求合理的和平，使垂危在中國終於得救。

一，糾正毒性麻醉的殘民宣傳。

(一) 戰爭的意義與目的。

甲、爭奪霸權

甲午一役以後，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由萌芽而蓬勃，已爲世界所公認。這民族復興的運動，凡是與中國毗鄰的國家，難免感受影響；而直接受影響的，當然是日本。因此日本對於中國的民族復興運動，無時不加以防範。四十五年來遂逼成兩次中日戰爭。其間，中國又受着無數直接和間接的打擊與壓抑，結果成了不可解除的深仇大恨。戰爭雖是最可怕的魔鬼，但中國爲了日本大陸政策的一步步向我們緊迫着，不得不出於武力保衛。從歷史的發展來估量這次中日戰爭起因的責任，恐怕日

本難辭其咎。中國人士也深悉要真正實現東亞解放，非從中日兩大民族以平等合作的精神來携手不可。同時，也深悉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整個東亞都受着歐美資本主義者的束縛。日本是一個已經「上新興之」的國家，它不但有爲東亞全部利害着想，反聯絡歐美資本主義者作不斷的侵略。在日本是認錯了念頭，它以為征服了中國，統治了東亞，才後驅除歐美勢力，進而實現進攻全世界的雄心。實際上日本要以單獨力量，無論各方面想來抵抗歐美資本國家的勢力，那是不可能的。日本爲求自身的發展，加緊對華侵略，不僅事實上辦不到；而且徒然激起了向來最愛和平的中華民族，也不惜破釜沉舟，演出這次東亞歷史上最慘酷的一幕。所以中國這次的抗戰，完全是要求解放的一種自衛戰爭。

盧溝橋抗戰發動以來，整整有兩年多了。中國方面，全部精華，摧毀殆盡。至於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更難估計。然而毀家紓難的中國人民，對於戰爭所受的苦痛，不但毫無怨言，從而奔赴戰場，惟恐後死。我們眼看到內地有許多平時在錦繡懷抱裏嬌養慣的年青少女，因受不了日本的侵略，也激於義憤，自動地拋別了慈愛的骨肉，加入了抗戰隊伍中去。這種空前的史實，比「木蘭從軍」還要悲壯。人究竟是感情的動物，誰無父母，誰無子女，我想日本有識之士，應該站在同種同文的觀點上，有所深感。反觀日本方面，雖說國內尚沒有直接遭過破壞；但龐大的軍費一項，已經化費到近二百萬萬日圓，人力物力的耗損，真使社會經濟因而感到極端的貧乏。如說日方想拿戰爭勝利之所獲，以彌補戰爭時之損失，在中國大破壞之後，東南錦繡，已成灰燼，這種希望必然落空。

我們又想着兩虎相爭，在不久的一死一傷決鬥之下，試問那傷者還禁得起在疲憊虛弱之餘，能再遭受第三者的威脅嗎？起初，中日雙方既不願利害而發動了，發動之後的結果，在過程中已經找出雙方確有不可持久的病態。那時候，如再不痛楚勸馬，補救於千鈞一髮之際，恐怕除了使中日兩國人民同陷於水深火熱的浩劫外；同時還造成歐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東亞的有利局面。作廢自縛，寧何不智。現在戰爭已經失却了意

義，而將來又一無所獲，那中日兩國何不及早和平，走上共存共榮之道。

乙、維持均勢

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分明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後的結果，致使各帝國主義國家重新分配世界，把整個世界重新劃分着自己的色彩，遂忍心造成空前的浩劫。大戰以後，歐洲人民深感戰爭的慘酷，力謀避免第二次的發作；可是萊茵河畢竟阻不了希特勒的進駐，結果第二場的慘劇，又登，扮演了。雖然在歐戰中尚未製成的一幅新地圖，現在不能預定。但大和板壞了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還是不能夠建設新的地中海。德意志吞了奧地利，捷克、波蘭，還是不能夠建設新的均勢。然則日本縱使佔領了中國一部份，結果豈能例外？世界上新的均勢果真容易打破，然怎樣維持新的均勢，倒值得鄭重考慮。

透澈點說，中日這次戰爭的起因，不過是二十多年來英日美在遠東的均勢破裂後的繼承與擴大。現在日本憑藉武力把遠東舊的均勢破壞了，它也認爲新均勢的「東亞新秩序」不拉攏中國以向英美，事實上是不到的。日本最感困難的，是中國當局一味跟着英美。如說日本能早一點兒想到這樣，能以寬大的代價來取得中國的默契，失於此，收於彼，在它還是合算的。在中國呢，抗戰以後所期待的九國公約，國聯會議等等的希望，終於都成畫餅。這種等待只自使我們陷於進退失據的僵局中，一切聽命於別人。等到英美日一條力的線升陸得了均之後，我們新的外交基地更會消失。兩年多的抗戰，打出了一塊新的外交基地，日本之急向中國討和平，毋寧說是由於英美爭奪遠東新均勢所推動。這新的外交基地，無形中已經提高了中國的身份；這新的身份，就是抗戰之目的巴達。可是新的外交基地有時問性的，我們應得及時應用。汪精衛先生說的：「只能利用之以取得比較有利的和平，不可能拿它來做抗戰的憑藉」。這種見解，的確是認識時代，運用常識的無上表示。

中日土壤相接，猶若比鄰。俗語說得好：「遠親不若近鄰好」。這意思，我們應該自思，日本應該反省。太平洋上風雲的變幻，終有一

天是可以給我們看到的。試問日本能否以其餘力來應付這個變動，殊屬疑問。我們約模得日本全國軍隊為七十五至八十餘個師團。現在已動員的有五十多個師團，用戰場上的約四十五個師團。在華各部隊的補充，總在三十次左右。所以中日能認清其自身未來的遭受與危運，大家應該排除一切的疑難，澈底能運用常識，以期早日結束這次不幸的戰爭。我們看上次歐戰終局，所謂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區別，到今日豈非等於半斤八兩？中國雖不上說是已組成一個現代國家，但至少已踏上了現代國家的路上。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確已深入民間，惟其如是，中日兩國應當捉住當前的時機，爭取主動的和平。

話說遠東新均勢的出現，是有待於中日和平實現之後。中日兩國合作以復興東亞，把東亞作成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分治合作的單位，如此建立東亞新均勢的核心，就在於中日兩國的力量結合為基礎。我們承認日本近衛聲明，與汪先生的趨附主張，以之為改組東亞勢力的中心，以之為實現和平的基地，均無不可。反觀中日戰爭對東亞新舊均勢交替的中間，日本破壞得不澈底，英國退却得不澈底，美國進展得不澈底，這種牽強的局勢，而不把中國的力量估計在內，我相信東亞未來的新均勢，誰也維持不了。現在歐洲的政治意志，已經大卸支配遠東的政治動向；祇能說歐洲的政治環境影響到遠東的政治環境。中日兩國要是能够合作，替遠東的政治地位，創造出一個新的局面，我相信遠東的經濟地位也可以得到解決。換言之，遠東不能從對歐洲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問題就在於中日兩國能否合作成一個力量的單位；像美洲那樣，不用以征服美洲諸國家，而用以團結美洲諸國家。過去情形，分明日本的外交眼光不及美國之遠大。在中國有不少的人們，是在希望英國出來維持遠東舊均勢，又盼望美國出來創造遠東新均勢，也期望美國英國日本相互牽制中建立遠東新均勢；然而在這種均勢之上獲得中日和平，把自己忘記在遠東的地位，試問站在這個波浪沖盪的三角洲的交點上，任人擺佈，沒有一個中心，沒有一個著手，不僅和平無望，國家的自由與獨立從那樣去獲得呢？

丙、反抗壓迫

這次戰爭，在中國是不得不而反抗。所以我們在戰爭中是抗戰。抗的意義，一面指出戰爭是無法避免；無法避免的戰爭，我們自然不能認爲自己的罪惡。我們爲維護民族的生存，爲挽救國家的危亡，會不惜犧牲一切，從事於民族國家的解放，解放的惟一辦法，自然是有抗戰。這其間，中國人 不惜拚命 血，盡其所能，傾其所有，以期盡量發揮抗戰的意義。兩年多來，日本知道中國不可以滅亡，國際間也認識了中華民族潛在力的偉大。因此日本由於這種覺悟，想用和平的方法，達到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目的。因爲這樣長久的打下去，中國果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自傷。從近衛發表「原則聲明」到汪先生電主重遣一個階級中，已經指出以抗戰尋求和平，到了可以議和，主張驟然的議和的途徑。抗戰原是用於日本未嘗覺悟以前，現在日本已經覺悟；而且有了近衛聲明，我們就得提供方案，好叫兩國共同負責，糾正兩年多來的戰爭，與過去中日仇視的錯誤。

從理論上來分，近衛聲明的內質，日本對中國沒有領土，賠償的要求。所以汪先生電的主張，決不是亡國的應聲。算是兩年來抗戰的結論也好，算是甲午以來中日糾紛的結論也好。汪先生所領導的和平運動，根據歷史的「實、重承、萬人」的信念，而中國造成有利的先驅者。日本既不以戰勝國自居，自然尊重中國的主權，行政，乃至領土。則中國抗戰的「義、充分」了表現，那爲甚麼不肯接受日本的提議，已經失「戰前本質之戰爭，一血也不光榮，犧牲更屬徒然。目前我們所急需的，要以和平外結束戰爭，保留一個中心力量，使還有可以維持國內的統一，使還有推進國家建設的可能，使還有昭蘇已破壞的社會經濟的復興機會。

「最後勝利」，「土政策」，已成爲抗戰以來唯一的口頭禪；可是人民苦痛的程度，與戰期的長，成了止比例的加深着。回想一七七一事變之初，負責當局日本未打算抵抗，也明知抵抗不了。蔣先生在廬山談話會席上說過：「這次事變如果讓成戰爭，中國可以亡國」。而

「報紙上發表出來，却又通篇是準備定當」一決心抵抗「這一類口氣。據說蔣先生那時爲了「調共產黨」人陣線派，桂系等等反對勢力的口實，不得不出此「事與願違」的事。戰爭經過了兩年多，政府應當把現實情況公開於國人之前，使全國民衆明白政府目前所處的地位，與今後應付的方針。抗行對，再抗下去；抗得不對，改正過來，若肯如此，縱使窮社爲屋，人民也就死而無怨了。作者住在游擊區裏有近兩年，過去除頭頭是道之外，從來也聽不到一點兒關於和平的消息。至於國際援助之不可靠，軍事上的失敗不可救，經濟的危機不可挽，在後方言論統制的報章上，從來只字不提，教人民睡在鼓裏，毫不打擊；如說當局能把當前的環境應付了，人民也樂於睡，如今怎樣能再安睡下去呢？

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的抗戰，是爲爭取獨立與自由。然而所謂爭取獨立與自由者，僅從日本一方面爭取獨立自由；而對他方面仍然不能獨立自由。例如蘇俄飛機赤化等等，則此次抗戰，豈不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一樣的危險嗎！淪方當局明知抗戰之不能持久，和平之急待實現，國際的援助老是等等；偏忍心狼藉全國人民的血肉，來作最後之一擲，寧非下策？最使我們發生懷疑的，淪方當局在每個「大會戰」的前夜，明知要增加人民的負擔與困苦，却高叫著「改善人民生活」。你想，戰爭無論它是什麼性質，終究含有破壞性，人民因戰鬥的到，生活已不如戰前的安定，若說要改善比戰前更好，豈不自欺欺人，視人民如草芥嗎！

戰爭不過是一種手段，若老是不顧現實，一味拖下去，中日相互僵持，勢必兩敗俱傷。日本方面這種認識，在歐戰爆發前夕，近衛聲明中已經形成了；歐戰爆發以後，是更迫切，更堅決了。汪先生說過：「日本這種表示，並不是什麼權謀，而實實在在有誠意的，」這句話，原來不是唯心的願望，而是根據事實的。平沼首相也曾對汪先生提到凡爾賽條約之惡果，引爲中日和議的前車之鑒。中日和平的願望，已經成爲中日兩國人士一致的願望，我們應該絕對站在民族國家的利益上，移反抗壓迫的抗戰力量，改爲反抗壓迫的和平力量。

(二) 如何結束戰爭

甲、滅亡

現在日本還沒有放棄侵略行爲，這是事實；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日本無和平誠意。因爲放棄侵略行爲，只能在和平實現之後。從近衛發表聲明，到平沼，阿部，米內相繼發表的談話，把日本對於和平的主張，說得十分透切。其間又汪先生發電的主張；可是尚有不少人的心理，雖十分渴望和平，而仍在對於日本發生恐懼；甚至願慮到汪先生或已中了他的詭計，把國家趨於慢性的滅亡。這種見解，歸納下來，不外乎發生這樣疑問：

A、日本難道肯這樣客氣，豈不是白打了一仗？

B、日本雖然有了放棄侵略的說法，可是還沒有事實的表現。

C、日本的和平願望，不過是代表閣部與財界，不見得是軍部的意思。

如今，我根據事實，對前面這三種疑問，是這樣的解答：日本不能滅亡中國，在抗戰的過程有了事實。日本放棄侵略，並非由於客氣，乃由於現實的行爲所產生。日本要繼續控制中國，便不能給予中國獨立自立的機會；不能獨立自立的中國，必不能擺脫對國際間的依賴，與第三者的拉攏。結果相互僵持，勢必同歸於盡。在英國舊勢力未曾動搖，美國新勢力未確立以前的遠東，日本自然需要立一個鞏固的政治基礎。這種，日本就只能與中國反敵爲友。以中國的繁榮來助長日本的繁榮，以和平方法來換得中國的合作，較之兵連禍結的打下去，損人而不利己，上算得多。此其一義。

我們已經明白，日本當局確有講和的誠意，並不是日本有不講和的誠意。日本所考慮的，倒不是它捨得捨不得放棄侵華問題，而是它自身的自衛問題。平沼對汪先生提到凡爾賽和約的惡果的談話，就可知日本不僅乎要中國方面的諒解，還需要在中國方面找到一個保證，保證中國不再和日本做仇敵。至於撤兵問題，交還淪陷區域等等，是和平以後應有的一種程序，不能否定日本在和平的主體上有無誠意。此其二義。

日本究竟是一個現代國家，近衛聲明，平沼，阿部，米內的談話，而且有過御前會議的批准，它的國策是取決於客觀的形勢與要求。現代戰爭的本能的發展，不單靠軍事一方面所能支撐。日本的和平政策，既以運用遠東霸權為其出發點；那末在當前險惡的國際形勢下，和英美在遠東的心鬥角的前夜，直接的感覺與關心，自然是軍部。軍部在遠東安定時期的機能是統治，在世界戰爭時期却是一個生存的問題。講到政黨，財界，軍部，之勢力消長，在日本根本不能決定國家上的地位。僅說他們中間那一個能夠適應環境，擔任時代以實現國家，此其一義。

乙、和的時機

有許多人不能明瞭中日和平的真相，一面還在期待最後勝利；一面恐怕和平之代價，做了「城下之盟」的實質。這個疑問，我引着汪先生一段解釋。這段解釋，是根據總理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對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發表的。這是總理一生最後的演講，也是總理一生最大的抱負。讀了這演講之後——見中山全書底大亞洲主義演講裏，便可知道亞洲的危機如何重大，亞洲人的責任又如何重大了。中日兩國為什麼只可做朋友，不可做仇敵呢？因為做朋友方可共同担負這重大的責任，對付當前的危機；做仇敵則彼此相消，其結果必致為人所乘，而同歸於盡。中日兩國之只可做朋友不可做仇敵，是以此重大意義為其基礎的。縱使一時，烟瘴氣將這重大意義遮蔽住了，做起仇敵來；然而環境與認識，終必有使其回頭來做朋友之一日。我們看了汪先生這段解釋，對和平是否要流於城下之盟的懷疑，有了一個透視。能戰然後能和，能守然後能和，不能戰而還要戰，能和平而偏不肯和，其結果為喪師失地，那真非到「城下之盟」不可了。

在戰爭中取得和平，就須使戰爭不至於浪費，使戰爭不至於離開本意。在戰敗後收拾時局，就須使和平不僅為結束戰爭，而且為建設國家。所以抗戰的責任，並非專在丢了甲地，失了乙土；放棄了中原，還有西北，西南去住的實驗上面做工夫。日本方面從近衛聲明到現在，也不因中國的危險於困難而改變其主張，這就可證明日本之期望和平，確為

自身着想，確為東亞着想，也確為「辱亡齒寒」的意義上着想。要是在南京未陷落以前，德大使陶德曼調停時諱，淪方當局就毅然接受和平，則「南半壁」之勢，漢口淪陷可以免。要是在近衛聲明到汪先生離職主戰以後，就毅然與日本開始和平談判，則重慶的轟炸可以免，法幣的暴政可以免，和平可完成。現在，到現在，也許已在做戰後的整理建設運動了。和平的本題既沒有招致亡國的條件，接受和平，難道是城下之盟？

戰爭是爲了取得和平，就是說有了合理的和平，是戰爭的勝利。果真把日本打倒了，至多把淪方趕落下去。善後如何，我們還須講和平。中國如說便要拖泥帶水的打下去，離開本題的戰爭所招致的浪費，非僅將來收拾殘局的困難加重了無數倍；甚且連復興中國的建設基礎也耗損完結。二十七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中國對於日本，既昭示了抗戰之目的，更不必死之決心，盡可能之努力，以赴此目的，必使日本不致於於中國之目的，知中國終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變計，放棄其侵略主義；更中國謀合於正義之和平，然後中日共存之希望始發，太平洋之危機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之保障。」由此可見中國當局對於和平希望，和平之基本條件，十分明確。那為什麼現在淪方當局對於和平，不問其本質，一則曰「中途妥協，即是滅亡」；再則曰「言和即是漢奸」。如此任意攻擊，不僅缺乏政治常識與政治道德，甚而認國事為兒戲，可見完全是共產黨一方面的議論。

總之：和平對於自，是否有利，要取決自己。如果應和，有國際調停的好；沒有國際調停，我們仍要和平。如不應和，即令國際調停，我們仍是不願和平的。和與戰應以本國的利害作權衡；倘然聽從別國的意志來決定和戰問題，這真是到城下，先來說和了。

丙、武裝調停

誰都承認蘇聯是世界民主陣線的先鋒，中國因日本之壓迫而起來反抗了，蘇聯一定會實力援助。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這樣說，中國一般人的理解也這樣說。當蘇互不犯條約成立的時候，淪方軍事最高當局

會說：「三個月內蘇俄必然參戰」。我們也以爲縱使蘇俄不出頭露面來參於戰爭，但至少能做到所謂「武裝調停」的折中辦法。無如張敬峯，諸豪華的一套套把戲，終於在三個月，三十個月……不來參戰的失望中演過了。抗戰之前，中國想靠着英法蘇美以抗日本，現在英法蘇美不獨沒有架成一條陣線；甚至分裂爲兩個軸心。號稱「反侵略」在掛起替天行道的杏黃旗的史太林，他非但不想援助正在宰割下的弱小民族；進而瓜分波蘭，進犯、瀾，公然加入了獨成陣線裏去。威嚇不遠，安知蘇俄今日之經營中國西北邊區，不是日後侵吞中國的先聲呢。

中國長此任人播弄，一味的抗下去，完全換索在一條陰森森的黑夜深巷中，既沒有陣線可靠，又沒有武裝調停的希望；那末所謂堅持到底，是否要等到連西康，寧夏都盡了，才算是最後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失敗了，原不足責，第三國際的本來面目畢露了，更不足怪；所可惜的是中國的民族國家，倒輕地給史太林的代用人們斷送於所謂「陣線」交與「集體安全」的誘惑之下不備無聊，也太冤枉。七八年來，中國當局引用着遠交近攻的政策，以對付日本，想依賴英法蘇美的力量來加強中國，制裁日本。現在英法自身只能維持歐戰，蘇日已對日和好，正傾全力入中歐，美國仍一貫其一袖手旁觀的態度，不願爲人道正義而損其毫末。那末東亞的事情，只有東 人自己來尋求解決的路徑。採用遠交和近鄰火併，真是瀟水救不了近火。波蘭的先例，豈不令人寒心。上次歐戰時期中，那時候中國不獨在物質上有了進步，即在文化思想上也有了空前的進步；而三民主義的政治力量，也脫穎而出。同樣，我們要知道現在日本正利用歐戰時機，急謀和平，力求經濟之發展，生產之恢復，戰後之調劑，它決不願再和中國打下去，其理至明。

再看，歐戰發生以來，馬奇諾，西格菲這兩條防線上，從來沒有過一次劇烈的衝突。除了幾艘潛艇，幾架飛機有些動作外，真正戰事，還是運用在外交戰方面。另一方面，只在鼓勵國內人心，引誘外國人士的同情與援助。從過去希特勒的和平，讓開始之後，英法兩國國內的和平運動，到處抬頭。像英國文學家蕭伯納甚至提議召集一國際會議，將英相

張伯倫除外，以討論恢復和平的辦法。其他英法土公約之簽訂，巴爾幹諸小國的和平集團的組織，意大利有與希臘訂互不侵犯約定，意土關係之進行等，無一非想減少戰爭的威脅，以和平攻勢作外交戰的先鋒。反觀中國已有了和平機會，還要把戰爭拖下去，「賠了夫人又折兵」，太不上算。如果日本要立意征服中國，那抗戰到底，倒還值得犧牲。現在日本已聲明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與獨立，那我們應「接受下來提供商討」。

丁、覺悟與諒解

中日和平問題，在客觀的情勢上已經相當成熟，目前所得商榷者，只是主觀的認識與條件的折衝而已。這其間最需要於運用和平進展中的，就是中日雙方都要具有「勇於負責」的氣度。雖說戰爭之來，往往不可逆料，中日之戰又認爲陰錯陽錯的打起來的；其實戰爭不會爆發，自有其必然性。所謂不可逆料的，還不是限於爆發日期的必然性。假如日本不一貫的侵略中國，中國何至要忍痛應戰。日本沒有悔華，的思想，中國那裏有仇日抗日的念頭呢。幾十年來，雙方在相互摩擦中，不知不覺地抱偏激的思想見諸於行動。現在大家覺悟了，覺悟的是原屬兄弟之邦，不應出此。然而如何使雙方過去的偏激思想根本消滅，先有待於相互諒解。中日戰事，實在可以不必無理性無智慧的拖下去了，因爲日本如要拖倒中國，中國果真倒了，日本未必站得穩；中國如要拖倒日本，日本未必就倒，恐怕中國先要倒下來。這是實例的推論，亦屬中日前定的 頭棒喝。中日兩國究竟是隔水相望，宿怨相繼，何至殺到這樣田地。孟子說：「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之恆敬之」，拿這種意義來配合到當今中日和平的前頭，恰巧合乎共存共榮之道。

歐戰的爆發，果爲我們心中之事，自然沒有什麼奇怪。然而我們東亞民族，自應趁此機會，從歐美帝國主義者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個責任，當然以中日的和平爲先決條件。過去中國之所以不惜剝肉補瘡者爲的是「不擇食」，以致無暇計較國策之得當不得當。嗣後，戰爭的意識形態，隨着戰爭的發展已異於初。日本既能改絃易轍，中國也應該改變其

仇視的心理。老子在他的道德經裏這樣說：「愛人即所以愛己，成人即所以成己，利人即所以利己。」，如果人與人間，國與國間，能把老子的哲理闡明出來。真是挽救眼前世界劫運的超越原則。

這一次中日不合理的鬥爭，活活地同類相殘，真是亞洲人絕大的悲慘，也是亞洲人絕大的恥辱。「殺人一千，自傷八百」。「七七」事變迄今，中國果真已弄得殘缺不全，日本難道不是「頭爛額」了嗎。不過覺悟不是口惠所能濟事，諒解亦非片面所可免現。抽象地說，不外乎下列三點：

- 一、經濟方面，凡僅有益於單方面的經濟合作，應該盡量改善，務求合於平等互惠之原則。
- 二、政治方面，以互尊互讓的精神，運用於兩國政治之建功，作增進睦鄰友善的工具。
- 三、軍事方面，摒除有生存權利外的衝突，以保衛自身民族國家的正當利益為目的。

這樣，中日之間如能循此邁進，才見有了覺悟，才見有了諒解。唯其如此，中日兩國才能離開「兩敗俱傷」的戰爭死路，走「一舉兼善」的共存生路。

(三) 和平運動的歷史觀

甲、南宋偏安

在過去兩年多裏，中國在軍事上的失敗，無可諱言。領土的喪失，將近三分之二，人民無辜死亡，何止千萬，財產的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然而宋開禧方當局有一言及於民。丟棄了一個重要城市，失陷了一個重要據點，這一個負責者，除照例向後轉外，便沒有下文。像德國西珍「斯比上將」號被囚於「拉圭國」，既奉命墜沉之後，艦長繼於身殉。這種對國家崇高的精神，是多麼令人愧恨！

國以民立，民為國本，如說戰爭不顧到國家與民的利益。這有什麼？中口和平現在已無可等待，以優待來等待，以偏安來等待，還是慢性的自殺。南京未陷落以前，僅持還可以取得意義；現在却不然了，大

江南北，無一完善，如其偏安於崇山峻嶺的窮鄉之地，還是要優待下去，結果止像南宋一樣的滅亡。偏安之局的界限，既非戰爭所能佔，一直的打下去，一直的退下去，偏安恐怕也偏不了。等到民力用盡了，民心散了，民氣頹喪了，那時候再用什麼方法來優待下去，以求偏安？況且優待也有它一定的效用界限，即優待到對方言和為止。目前日本已經主張言和了，而淪方當局仍舊把戰爭優待下去，這個人量消耗戰的意義，離抗戰的本題未免太遠了吧。

中國的和戰問題，是中國安危之所繫。過去昌若大犧牲，無非想在戰場上打出一片和平的基地。現今和平有了基地，却自己不肯着手建築起來，祇求偏安的躲着，求敵問卜的去徵取英美的同意，却不知道英美之找日本談判，不是爲了中日和戰的本身問題，而是爲了解決英美自運在歐洲戰爭中的遠東利益。談判中日問題，成了英美用運手段之一種，中國有隨時被出賣的可能。我們對中日問題，我們應該自己挺胸凸肚來幹；或者運用英美方面的談判助力，以解決中日問題作談判目的。假如戰又不了，和又不自，牽絲紅藤的打下去，偷偷摸摸地在找尋別人來撐腰，這樣做法，無異宋高宗南遷避敵，定都臨安一般的短見。祇怕邊陲貧瘠之地，那個偏安之夢，做不得長久。

乙、普法之役

過去中國的困難問題，是在於如何獲得和平。現在事實上已經能使中國的環境，有改善的門徑，而和平還以難產，其理由在？淪方當局迷惑於幻想中的「托邦」，而忘記把戰爭與和平之利害熟為輕重。歷來多難興邦的國家，載於史實，象一八六八年的普法戰爭，當時法國因軍備沒有充實，指揮上也失了相當的配備，連戰皆北。麥次一戰，師且再戰，均告大敗。統帥拿破崙第三被圍，遂以全軍投降於普。一八七〇年九月，普軍進佔巴黎，法人及廢帝以，建立國防政府，與普相持。十月一月，巴的守軍無法支援，不得不降。二月簽訂和約，內容是：一、法割亞爾薩斯洛林二州與普。二、賠償軍費五十億佛郎。三、普軍駐於法境，至軍費償清之日止。法蘭西八士在遭這大痛鉅創之後，莫不奮發

國強。到一八七九年，制定新憲法，確立共和政體。一八九三年與俄結成同盟。直到一九一四年歐戰裏，把好勇狠鬥的德意志也降伏了。足證講和是無害於國運之復興；何況日本現在自動來講和平呢。和平的保證，在於和平之後自身有無作為。我們不必期待別人來保證，而延誤了和平。

丙、凡爾賽條約訂後的德意志

又據一九一八年歐戰後期的德意志，當與登堡線給聯軍統帥法將聯隊擊破之後，德國的物資資料，來源中斷，西戰場的敗報，無日不聞。而奧地利，布加利，土耳其又相繼退出。十一月，社會黨首倡革命，全國響應。德皇威廉第二出奔波蘭。社會民主黨與獨立社會黨聯合起來，由社會黨代表受命組織國民執行委員會，改帝制為民主；一面與協約國休戰議和。那時德國內外煎急，真是弄得千孔百瘡。但到一九二五年士將軍與登堡選總統以後，力圖自強。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就任總理，組織新閣，發表政綱，六七年來就做出了征服世略的主角。這又是從和平中獲得復興的一個先例。

丁、凱末爾新興下的土耳其

又據亞洲新興的土耳其，從一九〇九年青年黨革命發生，改立摩罕默德五世，宣布立憲政治以還，國運日衰。亞得利安堡以東的土地，喪失殆盡。第一次歐戰中，土耳其加入了德盟，結果也同樣簽訂休戰條約。這時光，土耳其僅有小亞細亞中部一些兒地方，聊避風雨。連他的故都君士坦丁堡也讓給別國去託屯。到了一九二三年共和成功，凱末爾出任總統，改革弊政，掃除習俗，遂成亞洲西部唯一的新興國家。這又是從和平中獲得建設的一個。

戊、其他

其他國家能運用講和方式，保存元氣，而獲得復興建設的機會者，不勝枚舉。如吳越之爭，楚漢之爭，這中間的主角，都能顧到現實而認識講和的天體；尤其歐漢高祖的屈事項羽，與民約法三章，不計小忿，確認大體，奠定了百年大業的基礎，這在中國歷史上易見的例子。

近來各方皆謂講和要緊，對於中日和平會議，應速開。然其言亦有三國之保證。還可明承認自身在和平之後，已沒有復興的能力了。其實國際間的保證，發生過什麼效率？明與會議之保證捷克，凡國公約之保證中國，結果還不是都成了餅餅？（未完）



蘇俄與歐戰商台

中國農村經濟問題

張祖望

因爲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所以，沒有人反對中國的農村經濟是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要的一部分這句話。而且事實上，也無法諱言中國的經濟狀態，依然停滯在這一個落伍的階段。因此，在今日而欲言改造中國的整個國民經濟者，便不能不首先從改造中國的農村經濟上着手，尤其是大戰將終，和平即將實現，一切都呈現着需要重新建設的目前，我們對這個問題，是覺得非常需要及時給予一個新的估價，俾使新的中國產生時，國民的生活也從水深火熱的境地裏，轉進一個新的環境，獲得新的生命！

考諸史實，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村經濟是遠在歐西各帝國資本主義者的商品經濟勢力侵入之前，便上了崩潰的過程。及後，再因國際以及國內的許多經濟的和政治的變遷影響之下，當然便促、整個農村經濟的加速崩潰，這是必然的趨勢。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在名義上雖然是被譽爲世界上的名農產國家之一，而每年糧食入超的可驚程度，却使人無法遮辯；自「八一三」戰事發生，一直到目前繼續不斷地依然拖延戰局的結果却就更不必說了。這當然是中國農村經濟再進一步的趨向崩潰的末、的明證，那是無可粉飾的事了。然而，正因爲中國的農村經濟加速度的趨向崩潰之途，中國的農民問題本也就已形成了中國社會的嚴重病態。何況自戰事西移，淪陷區域日益擴大，共匪竄借游擊之名，而從事大規模的洗劫的目前，中國的農民更遭蹂躪之苦。結果，共匪彌漫，農民無法爲生。在政治上說，這該是絕大的病態，在國民經濟方面上說，那麼中國的農民問題固然日趨嚴重化，而國民經濟的破產，也益趨崩潰之途。

現在，我們先從大體上說。本來像歐西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因爲城市工業的發展，萬一農村經濟不幸而體解時，他們便可利用工業區域的需要工、來吸收農村經濟破產後的過剩人口，這雖然是戰爭中

減少了農村的政治危機。在中國也能如此嗎？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戰後固不必說，就在戰前，因爲受着帝國主義者的商品經濟勢力的阻礙，簡直沒有起頭的可能，因此中國農村經濟一旦破產，那麼中國的農村過剩的人口，既流爲盜匪與迫不、已而趨向革命之道而不、便無可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農村經濟破產，便提供了一個嚴重的農民問題，這也可以說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在新的中國產生之前，這是決不容我們忽視的，尤其是共匪縱橫的區域日漸擴大，農民被迫、無法生活的「數倍增」的現在，自然更覺其重要性！否則，共匪便會利用這一個時機從事於煽動無知農民，使他們在生活的壓迫下，做了共匪的搗亂工具。這是共產黨「趁火打劫」的慣技，也是他們謀財奪勢的「不二法門」。

其實，關於這一個問題的討論，在過去本來早就有一部份政治家、社會科學家以及經濟學家等，曾經有過熱烈的辯論。記得在一九二七年共產黨據據了武漢政府的時代裏，這個問題最爲囂張。可是，後來因爲共產黨的目標，無非是一些輕浮的妄動，在求個、的功名私利，於是這嚴重的農民問題便也就擱了起來。可是，時至今日，這個問題在和平建設即將成立的時候，便又不能不從實際作一新的估價。這裏，我們願意提供一些參考，雖不敢說有什麼特殊的見解，但從中國的經濟性質的立場，而對這嚴重的農民問題加以簡單的檢討，想必爲今日從事於和平運動者所樂聞！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我們即使作極簡單的分析，也無法避免遇到許多困難的地方。第一個困難問題，便是在中國，關於中國農村的調查，向來是缺乏正確與精密的統計的。縱然有，也不過是一些陳腐而且零碎不、的斷片而已。尤其是在目前，關於這些材料的收集，更成問題。所以，我們這裏所根據的材料，當然是不能以最近的情形來作論據，但是我們儘可能地以舊材料來論證新的原則。能如此，也許不至是論的不切實際！

首先，我們得從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說起。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概括而言之，可分為「天災」與「人禍」。所謂天災，然是水，旱，虫等災害。所謂人禍，在過去便是軍閥的內戰，以及土豪劣紳的剝削，在目前，自然便是祇爲一己的功名勢，而不顧民疾苦的戰爭。但是，根據歷史的記載，考諸事實的演變，我們嚴格的下一個判斷，則中國的農村經濟，所以敗壞的原因，祇有一個「人禍」而已！因爲我們相信，在過去，如果有一個合理的社會組織，天災是可能以人力消滅的。中國過去的統治者，可以說是一羣列強的走狗。他們唯一的機能就是在剝削農民以飽私囊。搶劫之不暇，那裏還可能爲民的利益而去克服自然界的侵略？所以，在既往的所有天災的演成，何嘗不可以直接說是「人禍」呢？！我們暫且把這個問題擱起不說，先來檢討一下「人禍」對中國農村經濟破壞的力量又是怎樣？

第一，我們得先從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經濟侵向中國時說起。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農村經濟自帝國主義侵入以前便走上了崩潰的途徑，這不是無所依據的。其特別顯著的證據，便是歷年以來，中外貿易的入超數目的相差不遠。當然，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中外貿易的入超，也證明了中國商業的不景氣，但也正爲了中國商的不景氣，所以歐西的帝國資本主義國家才支持其大量的過剩商品，傾銷到中國的市場裏來。這便就是一支強有力的侵略原動力，他直接榨取了農民，同時當然也就壞了中國的農村經濟。我們試看德國在一九三一年對中國進出口的統計調查表：

年份	進出口	出口	進口
一九二五	三·四〇二·九〇〇	二·七九八·二〇〇	〇·六〇四·七〇〇
一九二六	三·六五一·四〇〇	二·八一三·〇〇〇	〇·七九八·四〇〇
一九二七	二·九八八·三〇〇	二·七一五·八〇〇	〇·二七二·五〇〇
一九二八	三·五六四·〇〇〇	二·九五四·二〇〇	〇·六一〇·八〇〇
一九二九	三·四一七·六〇〇	二·七四二·四〇〇	〇·六七五·二〇〇
一九三〇	二·五二七·八〇〇	一·七二七·〇〇〇	〇·八〇〇·八〇〇

由於上表，我們儘可由此而得見中國每年的權利外溢，其數至可驚人。列強輸入中國的大量商品，其大多數的顧主，當然是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中國農民勞苦得來的汗血金錢，便無形中被他們剝削得乾乾淨淨了。由是而中國農村經濟又焉得不凋萎呢？除此以外，還有大批的外債，尤其是抗戰以來，以爲能够借到外債便是一件無上幸運的事情，但是，仔細一爲農民生活的負擔作一徹底的審視，則農民以後的生活將越發不可收拾了。

第二，根據過去的實際情形，說到農民所負擔的掛稅問題，就根據過去各種機關的統計，便是證明中國農民負擔的沉重。這當然也就是中國農村經濟趨向破產的原因之一。這裏以中華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七年的田賦止稅的公關稅率列表如下：

省名	縣名	元年稅率 每畝平均洋	民國十七年 稅率增加百分數
直隸	昌黎	〇·〇一五	五三·三
山東	萊州	〇·〇七二	四七·二
江蘇	江甯	〇·一五〇	三六·八
浙江	嘉善	〇·二四七	二〇·二

上表所列，是當時的實況，由此亦可爲農民的生活推想到其痛苦情形了。如果我們詳細的把各縣每畝田賦的總數和其掛稅名目詳細舉出，以浙江的嘉善與江蘇的江甯，其有可考者，有如下表：

甲、浙江嘉善縣在民國十七年每畝田賦及其名目：	乙、江蘇江甯縣在民國十七年每畝田賦及其名目：
一、正稅	〇·一九七·〇二七·〇〇元
二、漕稅	〇·二七二·九〇〇·〇〇元
三、省附稅	〇·七四四·〇四五·〇元
四、縣附稅	〇·二三八·四〇四·七三元
五、徵收費	〇·〇三七·三一四·九三元
六、軍事特捐	〇·二四八·〇一五·〇〇元
七、省路附稅	〇·〇五七·〇九二·七〇元

八、教育附稅 〇・〇五七・〇九二・七〇元
 合計每畝共 一・二八三・二五一・五六元(作一元三角)

民七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六 緩付賠款的關稅
 又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六 常關稅
 民八 一九・六九二・三一五元 七 厘金稅
 民九 五八・七〇九・三四二元 六 海關稅盈餘
 民十 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 海關稅加稅

乙、江蘇江寧在民國十七年份的是：
 一、正稅 〇・二〇五・〇〇〇元
 二、清拆 〇・五〇〇・〇〇〇元
 三、省附稅 〇・一六五・〇〇〇元
 四、縣附稅 〇・一四三・〇〇〇元
 五、徵收費 〇・〇六八・一二元
 六、軍事特捐 〇・〇三五・〇〇元
 七、農民銀行基金 〇・二〇〇・〇〇元
 八、縣路附稅 〇・〇五〇・〇〇元
 合計每畝共 一・三六六・一二元(作一元三角七分)

以上所列，祇不過民國十年以前的許多加諸農民負擔上的剝削，要
 是自「蔣執政」以後的情形加以調查，那麼其「成績」，唯有超過民十
 以前的情形，而絕無不及者。這裏我們限於篇幅，不再贅列了。然而，
 事有不能忍耐而守絀者，即民之負擔既如日之重，重慶政府對此依
 然有一毫憐惜，且之心，且難之不足，額外再極盡擴大軍費的
 能事。試問淪陷區域日益擴大之後，且逃命之不暇，安得生產以供制
 餉。今則戰爭可及時而而不和，人民苦痛將至何地而後已？雖然，公
 債之不足，還可活動外債，然而，農民負擔日重，他日將何以爲活。於
 是人道的立場而論，我們對此，實有不能忍言者，而百萬農民之慘遭磨折
 ，一至如斯，謂重慶政府是爲國爲民，誰將之。

只從上列兩縣的情形看來，我們便可知該兩縣地方的農民負擔的奇
 重了。其實又何止於這兩縣而已呢！實際全中國各省各縣的田賦之重何
 嘗不是如此！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所謂「預徵田賦」。最厲害的，據說
 是四川，在民國二十一年時，已預徵到今年的田賦了。這一種軍閥對
 民的剝削，不能不說是苛刻到無以復加了。考諸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這種法令是唯有中國在過去的統治者之下才有的。

總而言之，在民去專制的剝削下，中國的農民生活的困苦程度，是
 到達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了。在這個困難的掙扎中，非但無法獲得政府
 的體恤與愛護，反而增加了一筆鉅額的軍費負擔，這無疑地是迫使他們
 更向苦難的境。走去。然而，人類所具有的求生的本能，却絕不因農
 民的知識程度較差而有所菲薄。因爲這個天賦的本能需要生存，農民爲了
 生存必然會起而有所要求。結果，挺而走險，釀成了妨礙社會治安的有
 之，召羣合衆，居然利用集團而作暴動者有之。除此而外，在共產黨的
 煽惑和威脅之下，迷於宣傳而屈作 具者亦有之。由是而農民問題一變
 而 爲中國治安問題的險憂。這個問題是值得今日之言國家新政府者加以
 注意的。

其次，自民國以來，當局無時不在搜發公債。而且每次所發公債的
 數目，實在驚人。現在就僅以民國元年到民國十年所發公債列表如下：

時期	售出	公債	年利百分數	抵押品
民元	一一三・三二七・三六〇元	八	——	——
民二	五・七七七・六四〇元	八	——	田賦
民三	一四・九二六・二〇元	六	——	路收入盈餘
民四	二五・八二九・九六五元	六	——	常關及厘金
民五	一八・七五五・五九〇元	六	——	——
又	七・七七〇・五五元	六	——	煙酒公賣
又	一・六〇〇・〇〇元	八	——	田賦

但是，話又說回來。中國農民在過去所 的剝削，是這樣的殘酷，
 在今日所遭遇的劫難又 樣的淒涼，但一究其底，他們所期望的却是微
 乎其微的份內之事。這些事便是安居樂業。種田付稅，這在他們是絕不

會有所異議的。由此而觀，中國的農民問題誠然是具有相的嚴重性，而其解決的途徑，則絕不煩雜。這就是努力促和平運動的實現。何以見和平運動成功之後，中國的農民問題就會解決呢？這解說也不難明白，因為和平在目前已成爲中國一切問題的總樞所在。這個關鍵一旦衝破，其所帶的一問題也感不難迎刃而解了。中國的農民需要的是安居樂業，和平運動帶給農民的就是他們所希望着早日降的安居樂業。既然可以如願以償，那麼，還有什麼可以促成他們憤懣的事呢？所以，我們這裏重新再申一下：在過去，中國的農民在中國農經濟極度凋瘵之下，已是壓得無法繼續生存了；而到現在，又不幸遭到爲個人的私利與權勢的保持而不顧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軍閥主義者的積極充軍，加重人民負擔，則其生活之苦自然更趨惡化。到現在，農民爲求生而冀望和平的降，必然的趨勢，而爲國爲民的，正愛國家愛同胞的人，也不忍看這數千萬待哺的農民，而覺得非早日促成和平的實現無以安其心。所以，我們最後的結論是：民的生活到目前已早因農村經濟的破產而陷於萬分的困難中了，至說到戰爭，屢續，將予以更可的威脅就不必說。在這個關頭，我們爲國家社會的治安前途計，唯有趕快爲這些民的要求給一實惠的答覆。這回覆便是早日促成和平運動的實現。換言之，促成和平，在局部說也就解決農民問題的一個辦法！



各國助芬：只有三顆子，其他是表示同情。各國援助中國是不一樣？

譯著

日本政治之再建

馬場恆吾

五、一五事件之後，推薦齋藤、岡田兩內閣時，由元老西園寺公，與前任總理大臣級爲中心的所。重臣們在前個別。議，在會於一堂協，結果奏請。繼內閣的組織者。後來發生了二·二六事件。這時西園寺雖會。內大臣及樞府議長商議，但已不與重臣們個別或開會徵求意見了。他最初。薦近衛，及近衛拜辭大命，乃。薦齋藤。這作爲內閣推薦者的西園寺最後服務。其後值內閣更迭時，垂問的內大臣，得勅許往晤西園寺徵求意見。但這是內大臣作爲參考的事，而不是西園寺直接奏咨垂詢。內大臣一方面徵求元老西園寺的意見，同時也徵求樞密院議長的意見。前以平沼爲樞府議長，卜沼任總理大臣時起，近衛爲樞府議長。依這樣的手續推薦的內閣，其順序爲林銑朗，近衛，平沼，阿部。齋藤以來，官僚內閣的性格逐漸變成小私。至阿部內閣時，幾成用顯微鏡方能看見的存在了。這並不是說任總理大臣的人們其人物如何。官頭政治具有不能不變成這樣的本質。由數。有力者左右天下的政權時，其中最有力者先握政權。他一旦失敗，則由其次的有力者出來。這樣持次授受政權之中，有力者之私，漸趨微小，終於斷種。到這個地步還要繼續寡頭政治時，由以前山本過的有力者反復出來。明治年間藩閥政治時，伊藤，山縣，松方等數次任總理大臣，即是其例。目前政變時節，請近衛。度出馬之說，亦諸例。日本自開議會以來，已經過半世紀的今日，又可以看到類似寡頭政治的存在。這是時代的可驚的倒轉。政治非再建設不可。阿部內閣以其可驚的無能力，暴露官僚政。內在的脆弱性，從而促了政治的建設。在這一點上，阿部內閣促起了政治的一個轉機，這是國民至少可以感謝該內閣的地方。

新世紀 第一卷 第六期

阿部內閣失却國民。賴的動機，是關於物價統制。內閣爲抑低物價的騰貴，樹立了九月十八日的物價釘牢方針。但在出米的時節，將米的公定價格由三十八圓提高到四十三圓。產米地方的縣長，爲使縣長將米出賣起見，正在斷言價格決不提高至三十八圓以上時，中央政府突然背了。結果縣長無顏以見其縣民。於是中央政府的威令不行於縣長，縣長對縣民失了。用。和此事幾乎在同一時候，大藏省將其專賣的烟草價格，行抬高。這大概是爲了有增加國庫收入的必要，但提高政府自己專賣的商品，而說一般商品不可漲價。這到底不能行的。政府曾經在報紙上宣傳木炭會豐富的出來。然而都會地方的木炭供給極不圓滑。聞報者乃致書報館。問報紙既說過木炭要來，但究竟來到何處，發舖不是都空着嗎！這一來，報館的人，倒生怕閱報者以爲報紙說謊，以及報紙信用全失。米、烟草、木炭等因爲是與國民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東西，以致國民對政府的政策懷抱痛切的反感。

阿部內閣的失敗，還有別的原因。組織。初習易省設置訂劃爲首，少數閣僚制，文官任用令的改正，田民政黨總裁的入閣交涉等，都成爲將來左右內閣命運的種子。但這些事情，無論怎樣，究竟不是直接有關國民生活的事情，所以一般國民只作消。來傍觀。但一到生活必需品，就不能當做消遣來傍觀了。每一國民切的經驗到政府的無能與失策。結果國民一齊開始攻擊。阿部內閣了。容議第七十五議會開會的勞弱，參議院的二百四十名有志代議士會所以迫內閣考慮其進退，也實在是爲國民之聲所動。集於有志代議士會的人，自己也沒有想到有這樣多的來聚會，有這樣強硬的決議產生。這是自然發生的反政府熱。我們只

一七

可以認爲國民的反政府熱，驅使士採取了這樣的行動。

但把這個國民的攻擊，單叫阿部內閣去負責任，倒有一點過意不去。阿部內閣之爲脆弱的內閣，自然沒有爭辯的餘地。又阿部內閣對物價問題及其他所取政策的拙劣，也是無可諱言的事。不過把成爲國民嗚不平之的物資的缺乏，看做單是阿部內閣的責任，這是錯誤的。阿部內閣即使是非常強有力的內閣，其政治手腕優秀到亘古無比，物資的缺乏及物價的高漲，可以說着是中國事變一天不能解決，一天不能避免。戰爭是物資的大消費者。國民非從頭將此事擱在心上不可。一方面消費着大量物資，他方面希望物資不缺乏，物價不上漲，實在想得太便當了。阿部內閣是無能的。但即使它是有能的，今日的物資不會缺乏，物價不會上漲嗎？這究竟不是常識所能判斷的。原因不在一個內閣，一個政府的政策如何，而在事物自然的道理。阿部內閣的時候露出表面，此點可以說阿部內閣不幸。拿別的例子來說，則德川幕府是在十五代將軍慶喜的時候瓦解的，但是使幕府瓦解的原因，在慶喜以前老早蘊藏在幕府的內部，而慶喜在慶喜的時候露出表面。因此把慶喜一個、官數以人，不免可憐。前者和後者是差不多相同的。

德川幕府蘊藏崩壞的原因，而官僚政治也同樣蘊藏崩壞的原因。因爲兩者却是寡頭政治。這個原因的作用，隨時勢的進步而益成決定的。其理由是其頭政治之弊，乃今日也成問題的官僚獨善之弊。要少數支配者完全知道國家全盤的事情，事實上做不到；因此以少數人的判斷，施諸國民全體上面，就會發生政治上的破綻。即使偶有少數人的判斷有中肯的時候，若強迫叫國民一體遵守，一般國民不一定會歡迎它。此事在德川幕府時代那樣，人民的向背沒有多大影響於國政之運用的時代，官僚獨善大概不會受到大障礙而見諸實行；但現在這樣，社會組織，尤其是產業各部門的相互關係，如此複雜微妙的時代，任何政策，不得國民的瞭解不能成功，中國事變以來，實行了各種經濟統制。這就是對於官僚獨善的攻擊充滿天下的原因。不過這裏有一格不可以誤解的事情，即攻擊的焦點，並不是統制是不必要的。途行着中國事變那樣大戰爭的日

本，統制用不着說是必要的。祇因這個統制給不知經濟實情的官僚獨斷的獨斷執行，以致到處發生障礙，到發生不平之聲。設令這個統制不爲官僚用不着現在來說明，而議會政治開始以來經過半世紀的今日，尙有以獨政治的一種變形即官僚政治的存在，表示歷史有時會開倒車的。

寡頭政治的另一個特長，是封的分裂。因政治不立於國民的基礎，而由少數支配者獨斷專行，故其政治由國看來，沒有普遍安當性。對一地方好的，對他地方不好，地方的物類清濁，也難避免。結果各地方由半獨立的封，諸侯治理。這作爲各地方付寡頭政治的自衛手段，乃是不不得已的。德川時代的封，制度並不是依這種有計劃的意圖而成，而是由於分封領土予援助樹，自行政權的諸將諸之必要而生的。其爲自發的制度的，自無疑問；但這種制度，於中央寡頭政治的獨斷專行，頗有助於地，民生活的維護。若中央有無智無能的幕府官吏，要亂全國的國民生活時，各地自治封建諸藩的存在，可防止幕府官吏的波及。這種寡頭政治的特長，現正復活於今日的日本。消費都市的生活必需品不足時，某地方會將其生活必需品禁止移出他縣。地方官從那裏得到禁止物資移動的權限，則不得而外，但他們當自己管轄的地方缺乏木，縣民騷動時，立即會被人指爲無能。治安能力而負責任的。迫得無法可施，則管不了消費都市困難不困難。橫道那是自己管轄的事情。他們想守護自己跟前的縣，才是收民的任務。其後有人作或米與木炭的運預制，而爲縣與縣間物物交換的協定。日本恰如到德川時代，而仿做若封建制度。中央出現類似，則政治的制度時，就會發生叫做地方分權的自衛手段。中國事變爆發以來，中央的官僚強調舉國一致的必要，不另餘力。但愈強調舉國一致，地方割的傾向愈顯。和舉國一致相反對的，是封建的各縣地方割的形勢。這並不是人民之所爲，而是屬於中央政府。更的地方官所採取的能度。舉國一致先由政府部內起的口號是必要的。但無論怎樣適切的口號，也難以阻止這個自然的形

勢。因爲幕府政治的特長，在於它能在地方封建分裂。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所以長足的進步發達，而成世界的強國，乃因廢棄封建制度的地方割據，而布施了統一全國政治。例如在幕府時代，薩摩及長洲雖則說雄藩，但以薩藩或長洲藩所支配狹小領土之力來創設近代軍備，當然談不到。非但如此，幕府自身的力量，也因全國沒有徹底的支配權，不能創設近代軍備吧。這樣一來，日本雖置身於世界列國之間而期國家的安全。敏銳看破這種情形的，就是薩長兩藩。兩者都是曾過苦經驗之後方才覺悟的。薩州軍獨與英國艦隊戰鬥，第一次嘗了西洋砲彈的威力。長洲也被外國聯合艦隊砲擊馬關，體驗了外國武器的優秀。薩長兩藩有志之士，乃率先打倒政府，努力以郡縣制度代替封建制度。這樣才造成了日本全國統一之力來對付外國的基礎。當時舉國一致這話，有沒有用得這樣廣，雖不得而知，但撤廢封建制度的地方割據，在當時是舉國一致的第一步。和今日這樣，祇見舉國一致的喊聲。響遍生靈，而事實則見各府總閉關自守的傾向比起來，國家所朝着的方向完全相反。

國家逐漸進步發達，則國民的動向給與政治的影響，其重要性也跟著增加。若在封建時代，國民的意志只限於一個地方，人民之力也不怎樣強大。但在現在這樣的近代國家，民衆的思想感情對於國政有決定的影響。這是因爲由於報紙，無線電，交通機關等的發達，全國成爲同一神經的體。例如東京發生米不足現象，當日就響遍全國。結果米價騰貴，同時其他物價的價格也跟着上漲。不獨價格如此，米不足的危險信號一出來，全國六百萬農家，比方以一家五石的比率，把米貯藏起來，作爲自家一年間的糧食，那末一千萬石的米就固定不動了。本來也是如此。其他物價的供給，都像這樣停滯的時候，國民的經濟生活，立即要陷於極窮狀態。這是在既無報紙無線電，也沒有電報，電話，汽車，鐵路之便的舊幕府時代。國民對國家政策所表現的反應，不至於這樣敏速，這樣普遍全國，對於政治的影響，也很小吧。這種文化機關的發達，有利於國家的地方，本來是很多的。某地方食糧不足，立刻可以從

別地方運來。有關東大地震那樣的事務，非但全國，全世界也會立即伸出救濟的手來。近代國家的活動，都要用這些文明利器之力。同時這

文明的利器，人民也是利用它，而事實上人民使活動的。所以若不人民誠心與政府協力，這文明的利器非但不動，或者反會生出和政府的希望完全反對的效果。在封建時代，因沒有這些文明的利器，政府的威力既不大，同時人民的力量也不大。日本作爲近代國家而進步發達的結果，國內組織變爲極複雜。一聽見米不足之聲，米的流通交換就全國梗塞，這是誰也看見的大事件。但不川說這麼大，在這複雜的國家組織裏面，一個電報技師，一個鐵路文道夫故意的或者是善意的錯誤，也會誤國家大事。封建時代的政府，當然也不能完全不顧人民的意志而行其政治，但在近代的國家，人民的意志是決定的要素。沒有國民的協力，則任何政事都不能實行。不問大小事情都是如此。這行可以說是日本之國家的大事業時，若是國民對之冷淡，或者祇顧看別的地方，則這大事業當然不會成功。拿小事來說，例 烟草的價格，或出租地的租錢，若叫國民時時笑政府措置的愚劣，則政府的命令，到底不能實現。眼前的阿都內閣就有這個實例。這和封建時代的政治比較來看，即能明瞭時勢的變化。封建時代也有愚昧的將軍，低能的諸侯做過支配者其愚昧低能的程度，即兩不像小說裏所講那樣，但不足取的將軍或諸侯做過支配者，則是事實。雖則如此，要他們走到亡國滅家的地步，很不容易。因爲當時國家組織 社會機構，比較是原始的，而且單純粗大。因爲不是像今日的精 機械那樣有一分一厘的千和全部機器的運動就會停止的組織。當時若將軍或諸侯家裏發生甚麼風波，人民也只當着一回熱。但今日內閣發生改變，則人民的生活樣式就會受其影響。又從普通的民家漏出米無人的如聲時 阿都內閣想執守地位坐牢，但終於沒有坐牢。代表國家權力的政府，是可以發揮相當大的力量的。但此事證明其權力也不代表的人民比政府更強。不得國民協力的政府，其外觀怎麼威嚴，畢竟裏面是空虛的，所以其聲也不來。在這封建時代是做不來的，但在近代國家做不來。政治家的第一要素。就是要

明瞭這個區別。不明瞭這個區別的人立在政府的時候，國民是不幸的。

在這裏，我們記起一點，即求國民協力於政治，並不是政府國民讓步，也不是國民強迫政府要這樣。這是爲適應進的時代，使國家能保持其生存，政府能行其政治而自然發生的必要條件。在歷史上，也有人民迫政府分讓政權與人民的事情，但這因爲鞏固國家的生存，有這樣做的必要。但因人民方面比政府方面把這個必要發覺得早，故看上去像人民更強迫政治權力，其實即令人不求，這種做法對於國家還是必需的。明治初年，要求日本設國民議院的想法退却，後藤兼二郎等有志之士，曾論者日本位於列國之間，伸張其國力，則當時的有司專制是不中用的。他們的自由民權論，屢次被人指摘其有西洋舶來品的痕跡，但他們的根本思想，忠君之國。不知道他們曾否痛感在近代國家的微機構上，從國民離的政治是不可能的，但事實正是如此，除此以外別無能使近代國家降格的方法。近年也有抱異和這不同的思想的吧。但他們看見阿部、關因從國民離的緣故，其政治條件，積惡劣的事實，也該反省他們的立場了。依普通常識來講，用不着等人家來說，也該反省的。爲了增強國家的力量，封建時代那種國民的地方割據既不可，政府與人民的上下分，也同樣不可。這都是作爲寡頭政治的弊害而生的現象。

中國事變開始以來，政府不絕高唱舉國一致的必要。國民也會爲達成舉國一致而努力。但事實推移到相反的方面。即因統制經濟的失敗，各地縣長採取了宛如封建制度廢止的措施。在今次政變，關於後繼內閣應由誰來組織的問題，議會雖在召集中，但任何發言權也沒有，祇望着政界上層部與陸軍首腦部的活動。這個實質，誰能說不是寡頭政治，所以這個時代發生寡頭政治的弊害，不能說沒有道理。

要知道政治的能率，視國民與政府協力與否而發生怎樣的差異，在日本政黨內閣時的事前，就可以明瞭，昭和八年第二次若槻內閣時日本經濟界受到深刻的不安。那個前年是一九三一年，正是世界各國都陷於經濟界悲境最深處的時候。日本的不景氣固然是受了其影響的結果

，但日本此外還有所謂金輸出解禁與通貨收縮政策這兩個使不景氣，加倍深刻的特種原因，對於這個不景氣，世間舉起責難政府之聲，而叫喊最力的，是當時的野黨政友會。若槻內閣若是今日的官僚內閣，則這政友會政府的火勢蔓延全國，內閣一天也不能安於其任吧。但當時政府有民政黨這個友黨，受不景氣之苦的。民政黨員與政友會員本來都是一樣，但民政黨不願好壞，採取了擁護已黨、關的立場。民政黨員全國有幾百萬，則不得而知。但他們一方面忍耐自己所受不景氣，同時對反對黨政友會的攻擊政府，百般設法應酬。政黨這樣立相爭，不是舉國一致，政府不是得到全國民的支持，而是得到國民中約半數支持。即可以說是半舉國一致。理想是全國民的舉國一致。但這做不到，那末半舉國一致也好。完全沒有國民支持的官僚內閣，不管它自己怎樣說，事實的舉國一致是零。這不獨阿部、關而已，平沼、關，近衛內閣都是。近衛、平沼無論是怎樣優秀的政治的，從一般國民說來，是純粹的他人，即令努力想把這些閣當做我黨、關，但沒有要這樣想的因緣。他們施行好政治就贊成，施行壞政治就反對。所謂國民的態度，就是是是而非其非。即最多是坐在看台席上觀望的態度。還還算好的。大部分八且說要爲不是自己的政府，感不到興趣的人，都是這樣的。行着這種狀態政治，而說求國民、政府協力，或希望有實效的舉國一致，這都是理想，實際上有着怎樣的效果，倒是疑問。

因從國民離而致無力的內閣，不單是近衛、平沼、阿部三內閣。這一閣以前的齋藤、岡田、廣田、林等一批官僚，閣也都是的。若是內閣，政黨總或個人的力量如何，差不多不問問題，而以支持他的國民數爲目標，決定那一個政黨總裁有做內閣閣首領的資格。在官僚內閣，則以其力是能組織內閣的人物爲目標。就是物色各別的人才。他受國民多少支持，則不問問題。所以齋藤以來的首相，個個都是相當的人才，但他們多無力！他們所有的是個人之力，而不是國民大眾之力。他們無論怎樣做，怎樣說，國民大眾祇是傍觀。若不中意，就不去看他。這樣還以爲近代國家的政治能滿足施行，則太奇怪了。

阿部內閣被人說是弱體內閣。但有、閣而不強體者嗎？政治無國民支持則不行。這個支持若是不冷不熱的贊成，其效果也沒有。要國民說這是我內閣，反對這個內閣，就是反對支持這個內閣的我們個人，讓我們自己代內閣而反對這個內閣吧。人民有這樣的氣焰，政治才能成爲國民自身，而能施行所謂強五政治。姑不論此事的善惡，大正十四年加藤高內閣所以能使普通選舉成立，就是因爲有國民支持的背景。在日本的議會，貴族院和衆議院有完全同等的權力，而當時貴族院反對普通選舉法頗力。但貴族院不從正面反對它，只想做枝節的修正，而使兩院議會不通過該法案。然而當時的內閣，由政友會、革新俱樂部三派聯立，幾乎是受全體國民支持的內閣。政府乃能乘此勢力衝破貴族院的難關。以國民爲背景的内閣，而不以國民爲背景的内閣，今日聽人高唱強力內閣之必要，那末祇組織國民所支持的內閣就好了。

現在國家多事，要日本樹立強力政府，而使國家達到安穩之他岸的必要，日益增加。然而推薦內閣組織者的政界上層部，向來祇求有力的個人，或對各方面感情都好的政治家，而不問他們受多少國民的支持。企圖組織強力政府，而實際上和目的相背，使日本的政體墮落到頭政。何以時勢採取了這種傾向呢？其原因在當時又爲日本的一種風潮的革新思想。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的報告陳述，可以思過半了。爲了這兩個事件，我國家失掉了常識與勇氣。二二六事件之後，拜受組織內閣的大命，廣田弘毅、遺囑寺、陸軍大臣候補的抗議，而變更了一度決定的一億。這樣，廣田內閣，復活了軍部大臣現役制，即放棄了預後備採取軍部大臣自由。結果，其次受命組織內閣的宇垣一大將，因得不和陸軍大臣，不得不辭職了組織內閣的大命。陸軍不滿意的內閣，好像幾無生者的餘地。報傳河部內閣也是因爲見棄於陸軍，不得已而辭職的。因此，一般人預想這種狀態繼續下去，勢必由河部陸軍大臣就任後任首相。但這預想落了空，而由米內前首相受命組織大命，此事可以看做近年政壇上的一個轉機。

雖則米內內閣，國民也不說是我黨的內閣。又不能說脫離了頭政

之域。不過，米內前首相是國民有好感的人。

議會政的目的，在樹立根據政府。國民協力的政府。其結論爲以黨。革新思想使，黨制中絕，而使日本招致了類似頭政的制。這裏有。新思想的矛盾。新思想陣營不斷要求強力政府。但怎能期待不得國民協力的政府有甚麼強力？我們要求國民大多數說這才是我黨，而支持的最有力的強力政府。如此例行政治的頭政的傾向，有使政府加速度脆弱化。

今日政界情勢，使政黨。的出現困難。各政黨的聯立內閣，也似乎。難。但中國事變的進行和國民生活的不安，益使強力內閣的要求切實。幸而將爲。首領的。軍大將。國民對之有好感。他若能將這好感轉化爲國民的積極的支持，那末這將是日本踏出政治再建設的第一步了。

譯自改造二月號



新「小人國」——蘇 蘇受困

美國意欲組織反共陣線

密勒氏評論報

三

自卜週羅斯福總統發表派遣國務卿韋爾士遊使歐洲各都之後，各地報紙，充載其此行之推測與評論，而戰時消息，反爲所掩。與韋氏同行者，尚有國務部歐洲司長莫彼，及美國駐巴黎大使館秘書強生，據華盛頓哈瓦斯電，兩人俱將充韋氏之秘書。

韋氏此次赴歐之目的，雖未發表，而一般觀察，均以爲國務卿將努力獲得各中立國擁護羅斯福總統上次之和平建議，同時觀夫美蘇關係之轉變，更可知美政府實欲使英法德停戰而組成歐洲反 聯陣線。

與韋爾士歐消息同時發表者，則爲美國務院與各中立國駐華盛頓外交使節開始進行談判，以求「恢復世界和平而奠於永久之基」，有如二月九日國務卿赫爾所稱，但美聯社電稱，國務院高級官員宣稱，韋氏歐行與和平談判無關。

美國努力和平之另一動作，則爲國務卿赫爾之決定增設國務院外交顧問委員會，以韋爾士爲主席，前駐德大使威爾遜爲副主席，據美聯社報稱，該會每週開會二次，以討論歐洲停戰後之種種政策，並稱國務院高級官員，俱信美國雖竭力避免參戰，但必將參與任何和議，蓋 盛頓方面，極不欲「不能實行之和平條約」之正式簽訂也。

韋爾士於二月十七日搭乘臘克司號船先赴羅馬，同行者除其兩密書外，尚有鼓勸氏，此行係就任其繼羅斯福總統前人駐教王城代表之職，韋氏赴羅馬之後，並將前往巴黎，倫敦，柏林，或其他首都。

據美聯社二月十二日電訊，巴黎一般論調，以爲羅斯福總統之和平運動，或將使希特勒所計劃之春季西線總攻勢，展 舉行，在韋爾士未至德京之前，德國勢不致有大規模之攻勢，關於西線之春季總攻，總國駐英大使坎納於被召回美後，曾於二月十二日稱，「今春歐洲將如地獄」也。

據海通社消息，二月十日，華盛頓時報載登長篇之韋爾士赴歐理由

，據稱羅斯福總統深恐今春歐洲將陷於危境，以致影響美國國際貿易，故極欲設法使歐陸免於混亂，國務卿赫爾則極憂慮其商業條約政策及美國之龐大現金準備，如現時世界之四大商業集團繼續其存在，四大集團者，一、與德國有割帳協定之各國，二、不列顛帝國及金鎊集團，（包括阿根廷與 拉圭），三、遠東日元集團，四、美金集團及其愈形縮小之市場。

該報並稱，爾士將遊說各中立國，使回復國際金本位，而後準備以整併集團姿態，出席和平會議，而建立一健全的世界經濟制度。

爾士歐游在美所引起之反響，仍爲孤立派與孤立派之順序，西凡及尼亞洲民主黨議員霍爾脫謂，羅斯福總統之此舉，實與威爾遜總統之干涉外交政策相似，而 爾士此行，則有類威爾遜顧問好胡斯之活動，加洲共和黨議員莊生氏，亦反對，氏之行，彼稱「我等應祇顧自己之事。」猶太洲民主黨議員湯馬斯氏，則稱彼極歡迎可使美人得到確實靈敏之報道之任何舉動，紐約民主黨議員，納氏，亦謂「氏歐游之意義極佳，而猶太 民主黨金氏，亦謂「爾士之被任爲遊行大使，爲極相稱，而表示，氏可能離間希特勒與莫索里尼之希望。

據哈瓦斯莫斯科之報道，蘇聯各工會機關報屈魯刊載對於爾士氏歐遊觀之評語，該報稱，爾士爲「美國帝國主義之遊歷推銷員，與上次歐戰時好胡斯氏相同，」海通社愛姆斯德電訊，亦稱荷國政界與報章，亦目，氏之行類於好胡斯氏，並疑，氏之行係出於英國之提議，但無論如何，此爲宣戰六月以來最重要之外交事件，則無疑議也。

德國報紙對於氏之行，極形靜，柏林政界亦然，據路透社報道，德報對此消息，僅於報端不重要篇幅間，略一登載之。

海通社布克爾斯電稱，羅馬尼亞著名新聞家羅谷西愛奴著論，謂具有經濟軍事雄厚力量之美國出而探察歐洲情勢，不得謂之平常之外交往

永久和平的基礎

Frederick Field

美國是否有方法打破遠東之僵局；抑是否將試行之，更重要者，則其將試行之方法，是否具有永久和平之基礎？

現時美國官方及民衆所討論者，約有三種方式。第一，爲禁運美國戰時材料至日，蓋此種戰時材料，已成爲日本侵略中國之生命線，美國會中已有關於此點之議案數起，而參議員畢德門，同時任外交委員會主席，已宣稱將於一月廿六日美日商約到期後，從事於壓迫此項議案之通過。第二種方式，亦已提出議案，乃爲限制日本貨物之在美進口，在法律上之辨點，則爲日本不但在本國損害美國商務及利益，且在中國與滿州損害之，此一方式之效果，則爲切斷日本外匯之最大來源，足以用作購買原料而作戰者也。第三種方式，爲直接給與中國援助，言之，即借款與中國，使其可以購買材料以日本作戰。

此三種方式，均經廣泛討論，吾人正不必再事解釋，但吾人必須注意，美國政府是否將採取此三種方式之一或全部採取，此則將悉美國國民衆之意旨而決定，而民衆意旨所繫之點，則爲政府之政策，是否將牽涉美國於戰爭，美國民衆之情緒，既極激昂，則美國政府反日助華之政策，將有兩種危險之結果，第一，日本將對美國在遠東之僑民及利益，取報復之行動，第二，經濟壓力將迫使日本海陸軍攻擊荷屬印度安南或菲律賓，以獲取戰事必需之材料，而取償美國所願。於彼者，筆者之意見，以爲美國如欲在遠東取斷然行動，儘可不冒上述之危險而爲之，即如其一，則撤退在華在日之美僑，以防日本報復之危險，其二，則調動現在夏華夷之艦隊至新加坡，則可防阻日本之侵犯亞洲東南之諸地，此一種行動，雖似甚劇，而尚未被美國民衆所擁護，但在現時世界情勢中，不啻劇烈之動作，將以避戰爭之牽涉，故戰與戰，正復相同，過去數年中，美國未曾努力限制戰爭，以演成現今之局面，蓋今者固較一年或二年前爲更危險也。

美國民衆之公意，如能贊成筆者所建議之方式，而使見諸實施，固足使日本軍事侵華安頓解體，而撤退其在華之軍隊，使中國恢復獨立自由，但因此種方式，不能給與日本經濟及社會之保障，則遠東仍不能得永久之和平，是以筆者之管見，以爲美國在遠東取斷然的軍事及經濟行動時，必先說明和平之目標，担保戰敗後之日本，得有內部建設之機會，同時美國現在如欲助成中國勝利，必須保證停戰後之情形，否則日本養息數年之後，儘可再行舉兵侵華，美國給與日本之保障，必須包括日軍在華撤退時，同時撤退美國在華之特殊權利，美國借款與日本以爲復員及建設之用，美國重與日本簽訂商約，及取消美人現時對日人及日貨之歧視。

美國出而打破遠東僵局之困難，在於一則美國是否願施壓力，二則停戰之後，美及英，是否將貨物同時運銷中日兩國，觀夫美國過去之政策，則以上所論，或不能實踐，蓋美國國家之經濟地位，必須保障較弱之國家也。

是以吾人對於美國之將取斷然行動，極爲懷疑，即華人亦然，此阻氣之結論，乃使吾人轉論打遠東僵局之可能，蓋即在俄領袖之下，聯合德國而迫使中日脫離西方諸民治國而結成歐亞東方大同盟，蓋在現時遠東局勢之下，蘇俄欲領袖地位，極爲可能，中國在不能獲美及英法之援助時，必將向蘇俄請求政治及物質之援助，同時使情形含糊者，則日亦漸趨接近，蘇日如於最近將來訂立政治協定，亦無足異，但蘇日瓜分中國，則不可能，蓋俄必需有一獨佔之中國，以爲緩衝，此政治協定中，對於蘇日均爲有利之意向，厥爲使日本放棄侵略中國，而用其武力以侵犯太平洋中各西方國家之領地，如此則在蘇俄領導之下，成立協定以恢復中國之自由，同時中日成此互相有利之經濟協定，而日本拓殖之惑，將轉向於太平洋中各西方國之殖民地，而華僑資本

爲其一節子。

上述方式，如見諸實施，則將極不利於美國，一則美國或將因菲律賓而正式與日作戰，或將因緬皮與錫片之運輸線，或將因英法在太平洋之殖民地遭受侵犯時而作戰，二則太平洋利益，將成兩大集團，一爲由美國領導之大集團，一爲由蘇聯領導之大集團。一欲避免此種局面，祇有美國出而打破僵局，依照筆者所擬之方式，保證中國之自由獨立，同時担保日本之復興，蓋此方式之目標，不與蘇俄有利衝突也。

最後，筆者更欲摘要重述永久和平之要點，第一，和議必須保證中日兩國國內之安定，第二，與第一點有密切之關係，則中日兩國必須在商業上有廣泛的合作，而在政治軍事上合作，第三，必須保證第三國（甲）援助中日兩國解決國內及國外之經濟及社會諸問題，（乙）放棄在華法律上反經濟上之特殊權利。第四，必須訂立安全協定，以經濟及軍事制爲保障，但如情形變更，可改半方法，又必須包刮大軍軍縮，斯則可使有關係各國在經濟的立場上不以戰爭爲後盾，務以昌盛爲念也

一九四〇年二月號亞細亞雜誌



！了業失也鬼魔，後法得林太史自

共產黨徒上了救生艇

John Hasting

自從史大林勾結希特勒，簽訂了所謂德蘇協定，在近代外交方面是無可比擬的「向後轉」行動，然而世界的共產黨徒，都腳上擦油了，法國的共產黨是被剝奪了法律的保障，而二十年來英國共產黨領袖卜烈氏（Harry Pollitt）亦打倒了。在美國方面，共產黨自從去年八月以後，亦急劇往下流了，在四個月以前人們認為文學上及政治上的「寶貝兒」的幾個共產黨徒，處於今日情勢之下，亦都口頭的或在他們的刊物裏頭，譁譁怒罵他們自己的黨。

文生希恩氏（Vincent Shean）他的著作，在美國是出版物中最能寶貴的，對於蘇聯的主義，他是向來很崇拜的，羅依費區氏（Louis Fischer）為「蘇聯外交」一書的作者，而在李維諾夫失勢以前，是蘇俄外交著述的權威，這兩個人現在是竭力攻訐史太林的改變陣線。

約翰里特自傳的作者格蘭維爾喜克（Granville Hicks）他的激烈言論，曾成文壇的不穩最近在一「新共和」的篇幅裏，宣佈亂離共產黨，因為他說，德蘇同盟，不願再為牠辯護了，其餘所謂中間人物，亦相繼辭掉了編輯的職務。

以前「新共產」和「國家」二種雜誌，向來對於共產主義，是極表友誼態度的，現在呢，對於德蘇同盟和美國共黨的辯論亦加以攻擊了。

在八月十五號，「每日工人」報繼續的鼓吹着和平陣錢及集體安全，論到希特勒，他是被認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者，直接威脅波蘭的獨立生存，並且對於英法美的地位如國家權利均受到威脅。

「新大眾」在十月十日對於黨派的傾向，曾作如下的言論：「德國上星期向協約國提出和平而蘇聯是協助這和平條件的雖然追隨着巴爾幹方面和波羅的海方面的外交勝利，但是為着護衛各國的工人起見，雙方的戰爭行為，是必須反對的」。

勃羅特氏（Earl Browder）為美國共產黨的領袖，他的言論，頗

為同情於共產主義的門所信，他在一九三九年之夏，曾說過，史太林和希特勒有携手的可能，同時他會說：德蘇如簽協定，內中必有一「避免條款」，但是協定簽之後，就發現在中並沒有任何「避免條款」是使德國開始攻擊第三國時，蘇俄可以避免去履行協定的義務，但是「新大眾」刊物的主持人，對於其噁口無言的，者，曾曰「希望有避免條款的，實實在在是太感直了，」那時德軍已開始侵略波蘭，而俄軍不久就跟蹤的開始軍事行動了！——八月初旬，共產黨徒正在贊成着波蘭政府，因為牠決定「邊區的土地，給貧苦的農民，但是在十月初旬，同一的政策，就被見為一羣富地主和軍人的獨裁政治！

文希恩氏的脫離共黨較諸喜克氏之行徑，尤為值得注意。在九月十九日，他的播音演講會由希恩氏報上，發表，視作德蘇協定友誼的解釋。但是六個禮拜以後，他在「新共和」裏，着文激烈攻擊蘇聯，視作一個法西斯國家了。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的批評蘇聯，同時亦是第一次在刊物的當中，公然的討論史太林，或竟提起他的名字，而近來拿破倫式的發展，是顯示史太林主義和鐵血主義的德國，正在企圖分封歐洲及其他大陸，以後且等之看的態度，是不可能的了。我們等亦等了，看亦看見了」。

這一類的現象，對於共稅黨的各種組織，究竟有什麼影響呢！和平民主主義聯合會，是共產組織之一，現在已有幾個重要份子辭職了，其中的一個健將，是利洛鮑門博士（Dr. Larry Bowman）他在德蘇協定簽訂以前，是協會方面的一位能員，他是竭力主張集體安全的，但是該協會的執委會不肯攻訐德蘇協定時，他便把該會全國委員的一項職務辭了。還有一位是鮑德羅氏（Roger N. Baldwin）他與美國自由聯合會的執行委員，當和平民主主義聯合會產生後，（原來召集時，是叫作「反對戰爭及法西斯主義聯合會」）亦辭職了。他說協會的新政策，是被

蘇聯外交的急迫所把持了，倘有好多的領袖人物，均向該協會辭職了。現在時過境遷，蘇俄變更政策的反響漸趨淡薄的當兒，正是整理組織內部的時候，他們的「旅行同志」——這是共產黨人叫他們的黨外同志的一個名稱——正在努力收復平衡的力量，現在「集體安全」「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的美洲主義」這一類的口號，是放棄了，共產黨徒現「沒開於權力政爭的術數了。」

威廉士專門學校的教授許門氏 (Prof. Frederick L. Schuman) 在「新共和」雜誌裏曾經說：「史太林是讀過麥基夫的政治著作的，是現代最敏捷的外交家，他主要的政治意識是在保衛蘇聯和提倡世界革命，他所促進的布爾喬亞國家的戰爭，是擡高蘇聯的安全，將來是必能促進社會革命的」，他的論調，共產黨是很感謝的，但這樣的解釋，在美國學生聯合會的當中，並不調和有些思想敏捷者的空氣，該會是共產黨視作招致新黨徒的機關，但是該會雖有總幹事勒許氏 (Joseph P. Lhasa) 的指導，但一般男女學生會員，對於蘇聯在芬蘭及波羅的海的活一動公然表示反感，他們把蘇聯的活動，命名為「共產的帝國主義」。

雖然現在有不少的男女共產同情者，在公然反叛共產黨和該黨的，切組織，但是認爲共產黨的總崩潰，尚覺得過份些。不過共產黨所推進約各種社會團體內，重要份子的脫離，跟着兩大左傾月報主筆的辭職，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他們現在組織了「反對法西斯和獨「主義聯合會」，公然徵求不滿意的黨徒加入該會，但是在幾個商業團體和紐約的公務員當中，還是執有相當的勢力。

譯自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gazine.



「理此有豈是真爾下，殺我被可只人國我」：說着怒忿林太史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

第六章 「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

— W. Wheeler-Bennett
朱 深 譯

自從托洛斯基演劇似的離開了會議廳以後，那種迷惑的氛圍籠罩住了每一個留下的代表，而且那種迷惑是不容易就消除的。這種情形可說是絕無僅有的，直到德國法律專家那不知疲倦的政府顧問克賴治（Krautzschke），經過毫無遺漏的精密調查，才發現現在幾千年以前，希臘和西西里人（Syracusans）一次戰爭以後，也有過一次類似的片面的和平的聲明。

當蘇俄代表高興得什麼似的離開車站的時候，一批多少仍是迷惘不清的德奧外交家，和賀弗曼，聚集在庫爾曼的辦公室內。下一個步驟是什麼，他們辯論着。經過托洛斯基這次驚人的聲明以後，對俄的和平算是成爲一個真正的事實了呢？還是她們名義上仍舊是在戰爭狀態中？外交家的意見，都認爲那是一種和平的狀態，從國際公法與外交的實踐上推論，亦復如此。庫爾曼和賀弗曼都安心了，最後通牒到底是不必送出的，因爲依照蘇俄代表的宣言，蘇俄已經默認佔領區域留在德國手裏，所以可以不必再事辯論了。

不過在這許多和平的意見中，有一個人發生了異議。賀弗曼立刻打電話到克萊那赤去，將這已發生的可疑局勢，報告了最高統帥部。他現在已經熟知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全是個強地反對戰爭的。休戰協定最重要的一點，賀弗曼說，便是締結和約的條款。現在和約既然沒有締結，就是休戰的目的沒有達到，所以休戰狀態就自動的不能再繼續

下去。托洛斯基的聲明，在他看來等於廢棄休戰，所以再等一星期功夫，必須恢復戰事行動。

經過好幾點鐘的辯論，可是這次賀弗曼並不能貫徹他的意見。外交家都說這是和平的表示，衛斯納一下子興奮過頭，就像他以前一九一四年，在賽利耶服（Seydlitz）打了一個毫不精確且自相矛盾的電報一樣，現在又已經打了電報到維也納去，說和約已經締結了，結果使這個帝國的國都現在都在休業慶祝着。

庫爾曼是衷心希望和平的，所以他在二月十一日將會儀式結束，返回柏林。他才到達，便接到了命令會同聯邦議會正副議長，最高統帥兩貝爾和海軍界重要將領，到德皇作二月療養的河堡（Homburg）的小溫泉去。就在那兒，雙方對於和戰的問題，爭辯了一整天，（十三日）使德皇像個不快樂的鬼魂似的走出走進。可憐的威廉，就在幾人以前，他還對渾渾的子弟說過「我們的上帝，決心賜給我們和平，一種使全世界人士作正直良喜事情的和平。」那是上帝的意旨，委託德國將這一種和平交給全世界，而且德皇因爲他們對烏克蘭「全出之於友誼的方式，十分高興。現在他却被逼着來考慮戰爭了。」

自從在十號晚上接到了賀弗曼的「告時候起，與登堡與魯登道夫便將廢棄休戰協定的要求，分向德皇、議長猛烈攻擊。現在他們已經向着庫爾曼，他們憤慨而憎惡的對象，所以他們加倍強調了他們的要求。

在魯登道夫看來，現在正是把握了一種時機，既可以逼使外交大臣辭職，又可以大規模的完成他在 線征服的計劃。

總司令想澄清東線的局勢，並且預備對疲弱的俄軍，採取一種閃電的攻擊，使其完全崩潰。除非德國的前線推進到歸併了卑窩尼亞與愛沙尼亞，這樣在 歐的條頓民族與共產的俄國間，築成了一道交通隔斷線之後，德國才能簽訂和約，此外，總指揮顯赫的馬基希，他們已經爲食糧問題和馬克爾簽訂了和約，現在他們必須跑 拿。現在立法會正從它的危殆的臨時首都，什陀爾德，(Zaitir) 拼命向德國請求援助，不用說立法會已經不能再能統治這個國家的了；可是魯登道夫的說法：「我們需要一個反共黨黨的助手，所以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烏克蘭對共產黨投降。」

這個議論不用說是正確的。德奧匈政府，如果沒有烏克蘭的援助，便不能活過一九一八年的冬天。羅馬尼的征服，並沒有獲，預料中的穀物供給量，由中歐來季的收穫，現在已經就有歉收的凶兆了。所以德國必須使烏克蘭不受共產主義的毒害，這樣她才能將食糧供給中歐同盟國。還有，依 德奧匈的看法，協約國或許會成功，國重建東線。(雖然價值萬一事件，並不是一種實際的。)「坐在那兒看好了敵人強大起來，」魯登道夫說：「那是軍事上的一個絕大錯誤；我們必須行動，然後我們才能確定，我們可以獲得和平。」

不僅這許多戰略上的如何重要，文官們依舊是反對最高統帥部的主張，如果對俄重新恢復了戰爭局面，他們怕這會影響到德國的國內情形，大眾社會黨和獨、社會黨，一定會起來反對，而獨、社會黨在民衆當中的勢力，正在逐漸的膨脹着。他們提出這多反對的理由，結果還是徒然。庫爾曼在他一般的討論以外，只是警告他們，如果在東線惹起了一個新的戰爭，就會使德國對奧匈聯盟的關係，緊張到決裂的程度，於是在採取那新的攻勢時候，便不會從那方面 到援助。賽寧已經好多充分的表示了：奧匈對德聯盟所負的義務，除 協同防衛戰前德國的領土外，其願概不負責。奧國的軍隊可以調到西線去對抗英法，可是他

們不願再在東線作戰的了。

最高統帥部還是堅不讓步，尤其是因爲他們希望可以藉此逼庫爾曼辭職。慢慢的赫爾特令伯爵 副議長曼佩斐 (Von Payer) 都贊成軍事的主張起來了。庫爾曼完全變成了孤立。可是他還牢守住他的崗位；他雖則被他的同僚打敗，拋棄，可是他還預備走入政治自殺的圈套，使魯登道夫感到滿足。幾天以前，爲了思想問題，他曾經毫不躊躇的對德皇，出辭職的要求，可是現在，向軍人投降的責任顯然不在他身上，應該由他的上司，正副議長去負責，所以他拒絕犧牲自己。「我是反對俄再行作戰的」，他說：「不過我却不以爲這個問題，竟重夫得使我自己非退出內閣不可。」所以他仍舊沒有辭職。這樣直到四個月以後，最高統帥部才能將庫爾曼的 殺戮來，掛在大本營小屋的邊緣。可是直到那個時候爲止，他一經保存了旁觀者的挑釁態度，純粹爲了玩玩罷了的態度玩着。

他們私人方面恨毒的計劃雖未得售，最高統帥部還是得到了一個非常的勝利。他們已經 伏了政府，所以獲得戰神的贊助，祇要稍微努力一下便够了。於是對費弗曼發出了命令，休戰協定在十七日便宣告無效，並於同日進兵，德國爲了對俄再戰的布告而慶祝着，學校放假，街上慶祝游行等等，在有幾個小市鎮裏，則以鳴鐘來表示慶祝。

(六)

關於奧匈在將 東線戰事裏的合作問題，庫爾曼的見解到底有多麼的正確性，很快就從維也納方面證實了。二月九日爲烏克蘭條約簽訂的消息，後來衛斯納又打電報來報告對俄成了和約，使維也納城被充滿了最狂熱的慶祝。在一句鐘之內，這座城市的街道上，那麼久誰都是沒有歡笑的——四處都招展着旗幟，一切行業都陷於停頓狀態，大批的羣衆都湧到各街道上。什麼地方都是安慰與感動的表示，女人們爲了喜歡過 而哭泣，男子們互相 抱，互相叫，「我們現在到底可以有足夠的食糧了。」

以後的幾天，都是充滿了同樣的歡樂情形，直到渾身顫抖的不幸消

息傳來，才一下子停了下來。整個的帝國對重新向俄作戰的決議，恐怖地反叛着，而反德的情緒，在以前便已經拾了，現在更帶了深刻的忿恨驟然爆發出來。在這四年戰爭中間，奧匈帝國從她的威壓的同盟國，已經到了不少的苦楚，她雖則明白在軍事上遠不及德國，可是這並不能和迅速起來的：視心。特別令人憤恨的，是德國假定奧匈會和德合作，從事侵略。整個的奧匈帝國都堅強反對再犧牲下去。

這兒並沒有直接的顯著理由奧匈非和蘇俄再戰不可，因為自從「立了烏克蘭條約以後，蘇俄已不再是她的鄰國。」我們從來沒有妨礙進行順遂的和議的狀態。我們希望對方也從不要來妨礙它。」一月十六日的思潮報上說。這兒的所謂「對方」，不用說是指的德國。Herber-Zeitung 更強調了這點！「即使是違反了我們的意志，凡有可以將我們再拖入對俄戰爭的事前，必須加以避免」。政界方面的意見，也和民衆的嫌惡情緒相同，在二月十七日塞特勒博士正式通知赫爾特令伯爵，奧匈不再參加對俄的戰爭。

真的，奧匈政府即使沒有加多的外來糾紛，她的內部的困難，已經够他們應付的了。在寧伯將姆讓給，克蘭，因此而引起波蘭人反對的疑慮，結果是完全證實了。那許多波蘭，前時會要求派代表出席而遭到了拒絕，現在強烈的反對奧國有權「從我們整個的祖國身上，出一塊土地」贈給烏克蘭。勻姆那個省份，是在一九一二年上，由沙皇政府從俄屬波蘭上劃開，併入 國本部的，所以這份條約，又是重犯了帝 對波的一個最大錯誤。

當維也納爲了烏克蘭和約的訂升慶祝的時候，在沙 盧布林 (Lublin) 的報紙上，則加上了「闊的黑邊，表示對勻姆 讓的哀悼。在二月十四日，沙，克拉科 (Cracow) 和勒讓堡 (Lemberg) 宣布了總罷工，波蘭的執行委員會全體辭職，三 國政者 實 斯基親王 (Prince Lubomirski) 大主教科斯基 (Kakowski) 和奧斯志維斯基伯爵 (Ostowski) 發表了一項中世紀文字色 的宣言書：「在上 和 世界面前，在人類和歷史紀錄前面，在德國人民與奧匈人民面前，波蘭攝

政會現在爲了波蘭新的割土，而提出了抗議，拒絕承認。並認爲這種步驟是一種暴力的行動」。維也納國會裏的「波蘭會」，裏邊包括六個波蘭政黨，發出了同樣的強烈抗議。波蘭軍隊示威地離開了奧國前線，在革命劇烈的沸騰情緒中間，開入了烏克蘭。許多在那兒死了，不過也有許多逃掉，加入協約國方面，爲波蘭的自由而戰鬥着。

到二月十九日，奧國議會在下議院開會的時候，民衆對這項條約維護或是反對的情緒，直達到了沸。那個訂和約的。年青的烏克蘭領袖塞弗拉克，在樓座上的出現，可說是波蘭捷克代表爆發的一個信號。「這樣一個廿九歲的乳臭未乾的兒子和約！這是一個侮辱。教他給我們滾出議院去！」一個憤怒的捷克代表叫。接着是烏克蘭的會員向他晃拳頭。喊：「你們捷克人民是一個挺自由的貴族呢！你們就是這樣對待一個 客的嗎！你們直該羞死！」在這個時候，那許多示威的年青的對象，因爲完全不懂德語的緣故，所以也不懂得下邊在嚷些什麼，依照了外交儀式給別人導出議場了。

會場的空氣，給社會民主黨代表溫克勒 (Winkler) 格外增加了生氣，他是以避免飢餓的前提而護這項條約的，他在他的同僚面前拿出了一塊難於下咽的，玉蜀黍粉製 的 包晃着，喊：「這種便是我們預期的食呢！」

在波蘭代表，捷克代表和斯拉夫代表的聯合反對之下，奧國政府讓步了；塞特勒也不得不在難犯的衆怒面前低頭，在閉會以前宣佈：勻姆那個省份將不自動的劃併 克蘭；此外再加入一份補充的協定，指派一個包括 國同盟的代表，烏克蘭的代表和波蘭的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再出這委員會依照民意，來決定這個省份將來的命運」。

可是這種緩和的，已經不能恢復波蘭人的信任，也不能再得到他們的援助了。他們祇是用一種不滿的態度接受它，從那時候起，他們對中歐同盟國的援 便停止了。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的夢想，由 爾遜總統的十 原則培養了的，但使他們的同情逐漸的移向協約國方面。他們把自己看作被哈布斯堡與霍亨索倫的皇帝，無可饒恕的出賣了，他們逼得

轉阿則處來實現他們的國家抱負。

這便是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的第一個收穫。

(七)

在彼得格勒，這種虛偽的樂境還是持續着。蘇聯代表將那種意氣洋洋的樂觀空氣，從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帶回到首。來；他們充足的主要思想，祇是那個簡單的信仰：「在我們已經宣佈了戰爭終結以後，德國就事也不會來攻擊我們了」。他們的信仰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得到證明。在他們離開伯萊斯特以前，越飛交與最好的克頓治先生，便對越飛說過，在現今的情勢之下，德國不能再採取一種新攻勢，是毫無疑問的。到他們抵達彼得格勒的時候，梅巴哈伯爵（Murbach）是從休戰以來，便到德國的首。來談恢復商關係。交換俘虜的事宜的，現在正預備到柏林去，他對這問題，也是表示了同樣的意見。此外，庫爾曼將軍決定將這當作事實上的和平狀態而接受下來的消息，也很快的傳到了新摩尼方面。

在彼得格勒，共產黨幾乎和右派的社會革命黨，舉行了一個和解的節會，右派看到托洛斯基竟能用機巧與「慧」將「國從無法忍」的地位中拔出，再也禁不住滿心贊佩他的策略。共產黨的報紙，繼續捏造着德奧無產階級堅實勢力的神話。「中歐同盟國」在進退維谷的「境中」，真理報重覆着，「他們不能繼續他們的侵略，而不露出他們滴着人血的吃人的牙齒的。爲了社會主義的利益，爲了他們自己利益的多故，德奧的勞工階級，是不允許他們的政府「壞蘇聯革命的」。可是中歐同盟國完全沒有「露出他們吃人的牙齒」，而德奧的勞工大眾，也是漠然無動於中的。

托洛斯基自己對於德奧再戰的不可能性，或許多少還有些疑惑。在二月十三日，他對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一個長期的報告，詳述會議的經過，再給他的政策作了詳盡的解釋。在結束時他說：

「同志們，我不想說德方不會來攻打我們了。我們如果將德國帝國主義黨派的勢力觀察一下，便可以明白這樣的斷言是太過冒險了。不

過我想，由於我們對這問題所採取的態度，德國軍人更要實行攻勢，也是一個極端「難的事實」。

這個陳述，雖則還是離開實情很遠。可是比較傳染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其餘代表的「無根據的樂觀，要近情理得許多了，史惠特洛夫提議「追認黨代表在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行動」，到會的一致通過了，每一個政黨，每一個蘇維埃地方團體，都表示了同樣的感情。

在這片熱情的沸騰中間，有一個人保持了懷疑與冷靜的態度。在列寧眼裏看來，整個的情勢，是不自然的，那是一個遲早要轉醒轉來的夢境。也在表面上，贊成托洛斯基的意見，不在心底裏覺得，那並不是這要一回值得快樂的事。他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也贊成史惠特洛夫的提議，可是他能夠覺到那情勢的非真確性。他是不相信德國的勞工，會有力壓迫他們的政府，尤其是壓迫他們實際上的統治者，最高統帥部，選擇什麼行動方式的；而且他也相信，這樣的行動定會採取一種示以行動的形式。

「他們會不會是騙我們呢？」他不住的問托洛斯基，當後者回答他「看來不像欺騙時，列寧便會搖搖，不過也是稍稍放心了。「好，如果是這樣，那是最好沒有了。保存了體面而戰爭又過去了。」

有不少重大事件，使列寧不斷的操心着。創建一個社會國家的問題，佔掉了他一大部力的精力時間。體內內戰威脅着蘇聯政體的生存。有時甚連列寧，相信，革命是非失敗不可了。他現在重新決定和這許多困難奮鬥着，慰他自己，即使是德國真的欺騙了他們，至少再啓戰端前一禮拜，必須將休戰狀態終止的事通知他。

共產黨的和平夢想，很快的便粉碎了。

在二月十六日的下午，列寧和托洛斯基在斯摩尼，正加里寧（Kalinin）和其他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開會。一張摺好了的紙交給了列寧，他一邊照不說話，一邊偷空將這紙看了一遍。這是留駐在伯萊斯特的薩麻羅將軍來的一封信：

「賀弗曼將軍今日正式宣佈：德俄休戰協定至二月十八日正午十二

聽，即歸無效，戰事即將於是日重行爆發。所以他請我離開伯萊斯特里施夫斯克。

薩麻維將軍

列寧的臉部表情，絲毫沒有改變。他甚，連眼睫毛也沒有閃動一下。他將這封，消息的電報，不說什麼的交給了托洛斯基，祇是對他瞥視了一下，彷彿是說這是個重要的消息。不過他還是將他和社會革命黨的會議縮短了，等到他們走開以後，他的鎮靜功夫也就失去了。

「他們到底是將我們騙了，」他。而且現在有五夭功夫。這頭野獸竟什麼都不肯放鬆。我們現在再也沒有旁的可了。要是德方還同意以前的條件的話，我們祇有立刻去簽字答應。」

「我們可以等到賀弗曼真的進攻時，去，」托洛斯基回答。

「這就是等於說失去 焚斯克和許多軍火了。」

「那當然是加上了新的犧牲，不 這種犧牲是必需的，因為這樣一來，德軍便要踏 我們的國土作戰，德國和協約國的工人，也可以懂得我們的處境了。」

這套老調兒，列寧已經懷疑的聽了好多個禮拜，可是他自已早就不能相信這種神話了。他以前讓旁的黨員為所欲為，玩弄革命的不關重要的事物，結果這使他們大家受到了災禍。現在他們必須要聽他的話說。

「不，」他決定了，「我們 沒有猶豫的時間了。你的試驗已經試過，結果是失敗了。賀弗曼是能够而且願意戰爭的。這不是一個關於你焚斯克地方的問題，而是關於革命的問題。拖延不是辦法。我們必須立刻簽字。這 野獸跳起來是很快的。」

「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的小說，算是完篇了。

(第六章全章完全書未完)



蘇俄向小國出售「保單」

南京圖書館藏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於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國際各問題之研究，凡有專著，概所歡迎，譯者不收。短篇文藝作品在八千字以下者，亦所歡迎，創作或譯著皆可。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繕寫清楚，並加標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用黑墨清晰繪寫。
- 三、投寄之稿，本刊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四、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刊所有。
- 五、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五元至十元。
- 六、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七、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查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八、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八二號，新世紀雜誌社收。

新世紀 第二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出版者 新世紀雜誌社

督印人 唐士林

承印者 上海安達印刷所

出版期 半月刊 每逢一號及十六號出版

零售國幣一角（港幣五仙）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C字五八九號

新世紀定價表

數	價	國內郵資	國外郵資
一冊	一角	一角	一角
半年	一元一角	一元一角	一元一角
全年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二元四角